或

朝

文

渔

and the state of	春秋釋經自序	高河然學人官內個中書有文集未見	依烈婦墓誌銘	嘉善縣學生東君墓誌銘	華亭二布衣傳	孝	故明二楊将軍傳	十一世祖静樂公兄弟畫像書後	送春小児監司浙江序	王孟公詩序	雪杖山人诗序	轉般私議	王已孫守念堂就偶前江蘇衣湖人就隆成中	老五十二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十五		+=	+	+-	+	^	ىد	六	*	五				

***	劉風語去官至吏都在特即如太子少保養有存俸商集	<i>ት</i>	汪廷珍藏站房江蘇山陽人於隆也而一甲二名		復社姓名錄序	史論一	張士元字翰宣龍號江江蘇塞洋人北	書孫督師撫奉四錄序後	求心錄序	與陳孟楷秀才書	與陳雲伯論海運書		舒 住野及中联人著有版水的印题	及文存序	通南文通《卷五二
一十日		ニナミ		11+11	1+1	リナー		十九	十九	ナハ	ナセ	ナセ		十五	國學扶輪社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長經田字查出湖南湘潭人北府四十六年進	郅孝子傳	萬節婦傳	个图記
ま					ニナセ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四

日汴河日黄河日惠民河日廣濟河其後黄河路斷祇漕三河江淮上供米轉運使 別月之産の生に 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太倉此唐一代轉般之大器也宋都大混有四河以通漕 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居太原水豐渭南諸倉部級轉逐水通 力不同各随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党大率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 則身行水淺則儲倉以待最後如其說行之果便及劉晏為轉運使以江汴河渭水 米至東都輸含嘉倉湖元中装權柳請於河口置武年愈業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 又於衛洛快華諸州各置倉轉相灌法此轉般立名之所自出也唐都長安江淮漕 便置愈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淮黑水濟州陳即大梁凡八所各立都衛每軍國有需 古之漕法四一河連 應機治引此轉般倉所從例也情開皇三年詔於蒲快鄭許等州水次置幕連来丁。 國朝文匪乙集卷五十二 漢所潜於京師者無多故講之亦器自後魏之世經界江油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随 一年間惟轉般自魏脩以远唐宋幾及千年。其用差久而其源始於禹貢實度夏聖 之道法也三代封建之也的果止於甸服轉輸不過數百里故經傳不詳其法奉 一陸逐一海速 一轉般河運陸運隨世不同海運用之元明數 王兰孫

改漕法今之漕粮古所謂直達納漕之善者也順 其人存則其政舉以思世相傳轉般之法察京一小人懷之而有餘其後改為直達 即告終則折收上憶謂之額能因加本額以倉儲代輸京師復於豐熟處脈以中價 而京又壞之嗚既開國承家小人勿甩豈獨漕法然哉方今民国於浮收官因於華 轉般法酸今六路嚴供直送京師號為直连網而轉般之倉遂驗法無有弗與者也 儲植已感来面以舟船送花石綱而轉般之船亦懷於是户部尚書曾廣孝建藏以 署也至徽宗崇宿時蔡京為相用胡師文為發運使以雜本數百萬充獻而轉般之 收羅殺賤則官羅飢歌則納錢民以為德本錢嚴增兵食有餘此宋一代轉般之大 西便要州軍用常平法以時程難初天下轉般倉自咸運京師外諸倉皆有餘萬州 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羅備邊王安石因請令米責州郡折錢變為輕策儲之河東陝 運使許元奏請諸路增船載水輸轉般倉如故既衛二年薛向請募客兵與官舟分 こうだりに対する 费議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帮费以救官就去浮收必先去帮费去帮告必先 運互相檢察 吳充請減江淮米二百萬石令發運使易輕貨二百萬計五年可得婚 怠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馬卒停番休而汴船不沙江無復溺之患其後稍底發 以本路網輸真是泗州轉般愈無以載鹽運畢則身還其跳卒還其家汴州詣轉般 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由 西學林松和日

華學黃城恐誤江廣同空即就清江增船敢逐是轉般之法又已用之於南也日本 流循軟漕艘暢行而幫費日僧漕弊日出是上以百萬金錢治河下又以百萬金錢 事也悉之偶也易曹人事也悉之常也天事無往不復人事有加靡已就使一旦河 國朝文 進一卷五十二 利百己哉今欲行之其要有五一日易漕粮漕艘之建造修第一切應得分例有經 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费止治漕漕在而费無終窮何不酌古之礼惟今所宜取唐宋 是而天津有倉兵臨清又有倉長是轉般之法雖未願立其名實已用之於北也今 轉般變之所極其機自全近歲敗船之設始為偶行艦成常仍不得已随地置愈由 終日而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自漢唐以來由轉般而之直速何不可自直達而之 轉般倉成法損益之不况其逆而師其意古稱利不百不變法特般之在今日豈徒 老奸宿露在穴其中通倉之需家大果於幫了第丁之需家大果於州縣督無以浮 有書役之挟制有紳士之包提首之浮收利於官今之浮收害於官岌岌乎勢且不 去則尖丁之難食於州縣者不能除浮收歲甚至費歲增累費愈憶浮收愈甚於是 諸臣為然欲去經紀花戶之需常而卒未當去也經紀花戶之盤路於通倉者不得 收暫行州縣而州縣卒未當行也漕臣以禁曹督恤疲丁而疲丁卒未當恤也通倉 敢下諸臣别籌河漕兩利之氣伏輝 詔旨似專為河工未就而言竊以河工天

常有額外所度於 **杨丈武吏士莫能彈壓不知漕船亦何致於** 官數局夫何軍而不為或日潜艘之受多数船之受少未免終年僕僕是固然也然 於沿途甚至欄江家錢奪船毀器忠苦商民抗追官長倚天庚為口電援漕皆為并 於漕艘都利其直達也今不啻用無數小鳥自水次零星駁送抵逐其駁送仍責身 日行不數里惟趙迎提終年劳據近者史帶愈多雖蘇松內河無歲不敢運夫所利 逃嗣後應修者勿修而變其直以半断丁官收其半以造駁船不過數希漕艘新· 惯水光第見其便設遇倉孫努如連點有可處而無可協令其不戒於火者往往 船多則不嫌其受少官有番你則雖動而弗病異患為又况我觸巨舸橫截中流習 取船漸多久之漕艘盡而各船具名二曰建愈唐宋置愈各就所都道里速近疏密 蚱蜢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去之可以漸去之此時草創敗船未見站藉其舟就近浮 河北寬平之地或海雷台莊或別就有城都有道員駐割之處更等添設清江浦己 時俱盛豈非明臉予受少則損失亦必受多則獲溺亦多吾未見龍腹萬斛之勝於 不等今天津有倉臨清有倉獨臨清以南尚未建造中間層遊招逐都程較遠直接 一艘之影可得数十敗般一丁之常可懷数十百天一街晚之常足資丈武 國帑者数十百萬及其出連凡所勒索於州縣為又數十百萬 國家而相顧咨嗟莫敢議去今行特

署如巡灣汎舟之役文武分頭幹當科道必躬自檢察二人更盡一人出則 哉四日判職常置倉所在文武分職以典其凡役事遣滿漢科道二人在之其體制 相應首尾聯絡其下往來趙事需員孔多文職自同知武職自都司以下悉聽調發 出者治蓮事部勒其程期於米之光去歸者治倉事司稿其數導其未之遇邪呼吸 至於盗賊逋逃則惟之旗丁者莫犯辭宏役之州縣者必存名輪而又何亂之能為 有不如指許以桂後思文從事獨不得調州縣印官所遣科道依督學之例督撫密 往轉項卒歲漕艘之所惟者暫州縣之所役者常被其去垣工而就常從較前為 猶是役也猶是進也食力者何之不可而况首之濟艘過機僅在一時今之敗船來 所在第元前此潜艘水工惟之沿路皆飢寒窮困之徒為盗賊通逃之數或處清艘 各隨其地客用劉晏河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渭之愈往來層折進受其船人亦各就 江而下風帆甚利或姑可仍為其餘置倉之處即為增船之處船裝以及歲修年限 江瓜樣一帶設之近年清水泛溢五衛時開誠思准楊溜忽江廣巨繼所流匪易 不至流離無着激其為變此义似是而非也有倉之處需人名有船之處又需人 瓜镁附近 船然地當清黃交會不無水患未便置為唐宋皆置倉真州今或仿其意就沿 以建江廣之回空一 以便江浙之賙縣三日造撥般江廣量船由長

外有上房內有部機監其腦而食之往往往不敢隱之名卻受賠償之事又安皇餘 然今之得有養原者誰乎非惟無得而巴其捐原項下每歲追呼少或數倍多或數 部臣其敢回耶由是而若者核滅若者核銳亦您取部費而已矣州縣百方數隱而 年皆致富贈公私東利其後吳克卿為楊于縣官站勘會物科青數估給專主官上 國蘇文匯 卷五十二 事者尋劉晏之餘間感東坡之極論嚴其為惡之禁必寬其為善之資各按所以 十倍然則陰政之者隱奪之明與之者又明奪之官吏將不為惡而何為爲竊顧當 利願及身家也哉我 假而建愈則建倉之費必咨部而部曰核實假而造船則造船之费必咨部而部义 與之彼公有取之勢所固然而非公其人之不肖也劉晏道轉運船每一船破錢千 像其好否皆撫有朝失亦得糾舉之三年代遇録其下幹當各官勤慘以上於吏兵 家即時凍餓而船場敗壞饋運莫繼令欲寬其官程恤其私計勢必萬萬不能何也 館利養活衆人 曰核實核實云者部臣义不得而主之也書辦曰可部臣其敢曰不可書辨曰不可 **野實要不及五百常或問之晏日大國不可以小道理船場既親執事者非** 二部點防營下之五日慢俸権文武吏以若府吏胥徒身家所託在於官中各不有 《私用不寫則官物字固乃於楊子縣置十船楊差專知官十人不數 國家養康之制原為杜載以隱聽其隱取之不若明與之也 上人有

誠使轉般法行果其籍而削之便或 日旗丁有身家故肯之清事去之义使何人 主之而官無機官為虚設養責賠於官則官任之而官自出其精神矣或曰旗丁託 去之义何人不可應第今各省委員之林鄉其亦給力於雄丁耶惟其責賠於下 黎不幸賠補將美取諸此正不然旗丁之有家者固未當出運也其出運皆好精 農不實之兵領之於非文非武之官以為軍兄軍也以為民游民也異爱而勿去也 於是則衛官可裁兵衛守備衛千總猶之營守備營千總也令以不堪營用者界之 土亦興各就所在區處田有可歸歸之不可歸或量徵所心或別與他儀或即用此 為界一旦脱雜方且幸甚惟一二奸獨則記業局被固非記案於下乃記業於凶横 業於是幾百年矣不願去命何曰無不願其富者者以軍籍為സ其貧贱者以軍務 代以均其勞逸教之弓矢坐作以寓兵於館鎮之中良法美意皆源之名徒存此不 也為政者是有聽民以凶横自業者予該令凶横者失業而富責貧賤在適其常旨 連問於是則衛籍可除矣旗丁亦民馬號之為軍在明初有屯田以瞻其身家有番 不快哉或日屯田在丁久矣將歸其田光不歸其田光日七省之屯田多寡不同風 田之人供我轉般之用不公因是以求益於 下劇易為之差次其等官則豐其無好之頒役亦慢其代耕之禄務從宽大規其久 國也要之丁籍去而所省已不質矣 八應

漕皆一 國新文理 卷五十三 **勸其强者與好丁為狼狽其弱者為丁泉所欺凌所謂尖丁者椒倒持其柄而進** 總漕一 之天下冗官無過於是省其職而併之州縣便於是而漕督可省矣濟務綿亘七都 局與客無騎射之竟隸之糧道而糧道相發数百里也帥之漕船而漕督相越数千 其出運鞭長莫及故文佐之以巡漕名為漕所總應其實下無不由於州縣上無不 里也不得已仍屬之所在知庙而知府完以武職外之平時既無考核出運又積鐵 衛職其人自知升進無陷即復於其間哥衣食將假種理說小分州縣之機衰帶 大害皆此類也灣軍團重華固宜有兵將魏明制所為設立衛官衛丁也衛官皆守 歸於督撫漕之誤與不誤仍在督撫州縣總濟無能為也督撫州縣皆非誤漕之 官之出運非路莫得也偷丁受之之水次非路莫得也偷官偷丁必先巧贤以得之 標之兵是重量也總濟改省分其軍於建倉處所胡衛倉儲庶幾光於是而災賬可 好得之逸矣夫多一總遭無稱於蔥猶無損於凍多一總漕之衙門非惟無稀又有 備干總異為而不教練術丁皆軍職與為而不習熱令以其人蘇落絕態又更設漕 而後取價於州縣所出之幫電半入於街下半分於書縣而且衛官衙丁得之勢書 一人僕駐一處好應既有不靈稽查亦所雜遍居恒坐嘯難賢者無由自異及 一宮設可也不設可也蓋潛督位尊潤絕衛官衛丁應命於其衙門書縣凡衛 V 國學扶輪社印

莫不周復其終始與後人 矣凡此數端粗陳大指若其審時度地消息盈心當官之要毋煩懷指古后王作則 色排之少也猶及見長水鄭該衛替養對養在當時負文章威名而未始知其有從 必有行之第恐械進其失稱甚赔悔後時如蘇洵所稱不幸而獲知言之名己爾 其弊哉令之君子因循朝少方将河漢斯言有起而任其責者子雖然今即不行後 者勿更稅於顧前此潜艘水工例帶私節今亦勿禁如此亦何患其不奔輳而閱溢 境也可役州路代為起極沿路巴擺亦沿路脱訊故其失帶之货多於額策之米今 是而想達可東也京師百物仰給清艘之史帶其過聞也憑陵關吏莫可誰何其遇 事亦猶今之截漕也而國民兩利設有倉存意外就近鎮軍為力省而濟用亦述於 年不變者也漢之代田不用於唐唐之府兵不行於宋安在漕運之必沿明舊而承 於豐熟處所中價收之以逐運額或米賣則令民折鄉穀賤則以其錢種米邊倉其 備也唐宋轉般之法哉飲則請停所運三之一或三之二於災荒處所減價糧之又 上供東南茶布亦在其間或官為置本而收其息或聽商搭載而稅其無然稅於身 清艘既不抵通誠恐九衛市債騰踊然唐之轉般東吊東運且有輕首之施末六路 雪杖山人 へ詩序 八以不改或垂之三世五世十世其運量速長卒未有五百

國朝文匯《卷五三 出入于昌谷山谷販乎既博取巡生與當其得愈住往輪国難奇滿幻不可方物去 上東的随俗為使們俗心病之然雖病之欲毛舉其過而無可舉也即一切以狂加 之余觀自古文章若李杜韓敵未有不狂而能成馬者般諸並世名狂之士縱或其 聖人盖實求狂馬而莫可得也晚近俗城不狂者入局而以為狂于凡束修砥行之 兄害杖山人及是山人之子師尚年七十餘名不遠千里奇山人詩水序金不識山 逐然狂差不远故俗猶美其遇差勝今日者山人往矣赞善亦往矣所為差勝者安 與併力狂山人不過欲因山人以窮且必赞善在當時亦以能文章不善使仰任不 仰者之欲貌于是而弗得也 教忸怩馬而不敢形故于山人發之而直亦以在加之為山人任其名使夫適俗使 與併力以狂山人者何啻非併力以張山人也故余世所稱狂者徒也蓋嘗深惟其 在而且山人 人数数漢為未有不較勝于俗者然則山人雖不識命余固有以識山人吳山人詩 人数于稱山人者則曰山人以疏狂負累世俗院窮以死其生平悲爱偷怪嬉笑怒 絶逐宜子世之相與狂山人山人亦庶幾克副其名而無處馬已迹世之所以相 發於我淋漓在鄉食該其持信無然狂随之說發自聖門古在今極流連審數 人之詩轉先替養以行於世匪持師尚之萬思前美追孝可稱即前時相 國學扶輪社印

湖凡予熟所習憶偶見夫一二翹然負異者則不問是否相與非笑而共嗤罵之鳥 謂金知孟公寄全求序自古窮鄉偃蹇不得志之士。公有一 在詩情無有人馬及其少年精悍以墙屬於楊之乃伸坐老天涯海角併一區區諸 因以出間于世其或不間于世而篇章姓字無致泯絕僅垂于後猶足以與起方來 間可想見少年精悍時採其中有耿耿老大不然治金用是数孟公之不同俗做獨 **孽奉者之所曹志及去明年孟公强起過食寒秋田表而健談善論事眉字意氣之** 其詩多生奧拙澀之趣縱未知與古作者何如安力期于自立不因循則固曉然非 **奱孟公所居迅速在東門外不得住乃問以書孟公亦久病蹇足不克衆以詩報命** 而慰安其所未及見知者晚近之所謂鉅人長德其用意或殊為往往務為的同間 全為華亭校宮以詩古文求出日惘惘無所館意外從他人 **啄此其流失敗壞蓋又不獨泖東為點故全于泖東所接士之牢落而不振者首** 日此華亭生也命大衛歸檢諸生之稱無孟公名然後知孟公以老病去諸生久 ~ 我而亦涕唾之與俱道也頃之全解職去又四年。孟公殁于里其里人 新可能成裁其姓名以著之天下夫以余之寡德妙聞又非徒楊子 一二鉅人長德激昂其間 、扇頭諸王孟公詩誰何 人刻其讳

國朝文匯《老五十三 徒以小見質静而有文置平而無欲其處己介而與人 **竦動其取舍婦孺所誦德有所舉展常必行有所激勸常必效有所咨謀風議于** 稱禄位容貌為世所忍易自審本誠無緣以張之 上方以功名磨属 終己都雖然此豈直為孟公華已哉 而然既彼其為之顧而智馬者非幸其禄入之豐樣街之威走趙唯話之嚴且衆也 故唐宋士非不得已莫肯乞外今者雖交游親懿莫不為之願而質刷亦各遭其勢 惟此而已然則小見之去固吾道之尤幸而尤願之者而予與舍人 亦謂文學侍從政充員位監司即子。專制一方有古諸侯建師之地其善於吏民所 心凡今仕于 <u>1</u>}9 小侧车 前常足為一時利害士大夫讀書志古之道俗世承光所能行十一千千百者 送春小岘监司浙江序 Ħ 介体劉舍人 達官予報數日惠及是為監司浙江將別予私獨悄然于心未敢語 朝莫不以外遷為樂蓋 一世于士之賢有能者類不欲以文學侍從盡其用使得治民以 、錫五過予言小見去合簡自此就與遊從各復相對悄然 國家監前代之點制內外官不相輕動 一也願於序孟公許有時然其不容 也以朋友為性命子與舍 人相對悄然何哉 國學扶輪社印

城乃獨在于吾情以子之窮于世其得君而雖失君而悲也宜無足怪而舍人亦然 做不見至静樂公發进住電及文格公而始大自天順己卯畫像之城越百八十有 其後已孫不規斯像蓋將三十年矣已孫年十五實從先大父于松江晚察先生寄 在則遊從之樂音倫私有之而君無所博其通君去則所施也博奏而拓落無聊 己而不恤其道之不行雖一交遊離合間有不能權輕重而自克其私如此雖然君 方拓落無聊獨幸以志葉之同見取于忠有過相絕有傳相告有事也相扶將有量 士宋倫邦書之今卷中沈施非沈先生筆也惟音家自宋南逸居吳縣洞庭東山始 此卷欲求沈先生德潜為題記時沈年萬老先大父難為該乃自擬其鷸而屬門 達也其處已介也不樂其于己使而日恤其道之不行也 則夫無睡近而忘遠者之難也樂其便于己而不恤其道之不行我雖君子有時而 也相想勉君在則有以為雕君去則無與為赞人之情大率雖近而忘遠樂其便于 不免也乃書其語以與小規別吾知小規之之乎浙也其與人 **和废三年四月亡弟翼孫** 十一世祖靜樂公兄弟畫像書後 一世祖都樂公與伯兄公餐仲兄以潤二公合寫遺像卷以示包孫且命者語 賜葬之期族人皆來會第于是族祖晚堅先生世鈞敬 人忠也不暖近而忘乎

墜而果有人馬米,其無有人馬米懼先人之滿,且自強而預也其與也難于孝友紀 五年而 府理極之時也宜將有所謂奇傑魁要者拿然出乎其間然後可以扶其表而起其 程位年相而完義炎武皆無官其為能大而存其世一也十日十二子相如数有則 医弟文图 考五十二 夫婦朋友婚姻交際百為無之而弗外嗚嗚伊古以來表感相暴其與也勃爲必有 **随陳之顧野王元之黃丈庭有炎武宗表者出而顧與黃亦再願連固位不副德文** 其世司馬氏自程伯休父始大及连作自序而其世以存班氏自今产子文始大及 所以與非物馬也其亡也忽局必有所以亡非忽馬也包孫聽拜 懿其尚也公繇于父弗字成子子弗祇欣父兄弗友欣哉弟弗恭欣兄而因以施諸 始不始将無以為之繼合家于是積世餘四百年靜樂三公之子孫千餘人是亦數 固作叙傳而其世以存以今日士大夫觀之若宋之范文正有文程者出而范以再 而修先儒之箴漫而垂後世之傷則無以為大不久則無以延其世不大則無以存 所謂十世有之者又已過期就且松椒無恙廟稅優然子子存孫死生相保緊吉山 以及是夫非孝友純懿之有積爲則無以為久非有奇像魁墨出而建當世之業伏 相吊駕該書從代本致預絕自非孝友純點有積于家有報于國有信于鬼神其何 大清受命义百五十有五年而遠于今故惟獨君子之潘數更再進即傳

弟入朝蘇 (漢灰奇) 領義州春将事以故國柱振雨人 丈皇帝取 而尤勇義 從子前鋒鎮中營副將都督 孫謹書于華亭官师 思在苗有 太宗文皇帝時明衛地皆沒于我 楊将軍者明故右軍都督管練兵總兵 以功襲廣爾後屯衛指揮使 故明二楊将軍傳 糊流國棟 子河 相尚也己而 義州兩 州 不勝其爱且 無角追者 說之以為 之子少時能伸左右 家碗倉卒走相 至振解 時生兩楊無敵云然雨 街 赐 全 少長義州園棟文應元先以勇戰死及國柱 世職徒空名于是與之後有日國棟者以指 蟒王贈鎮國將軍楊振也楊世將家其祖 失國柱獨 后校 立 事前鎮朔將軍贈太子少保 M) 批 解奉 Ā 左手持餱糧 不怪其 跳廣衛前屯 者皆以忠義自命尚相差 是成六月五日十 纳 汉渡。 解也母姐 衛而振以其父 既渡遇巨蟒立 椐 P 图 M ij 移 根 自 自 及 生

区 松板! 太宗 本品以 暴護陵寢于昌平振以傳庭 監軍凡精鋭 望見我兵术當不心悸尚 **宇破水平遵化 陣流天贯其城不及願五百騎者從之拉** 聽又神殿逐 總 外矣賴博庭救 曲左哨 <mark>と</mark>く 思旨都督行賜城王前監軍者間之大怒未獲以發會我兵團 ń 휥 獨慎 宣府 **企**》 鋒 人姓後 世職 理 兵掛鎮 迮 本平 悄 旅旨投 子將直裁擇借補營將縣是根得武為富逸左哨千總稍 阻 悉選隸監軍 *54* 不為用監軍者惡之义 · 振復脱之皮島。依毛 縣推 連桁 連發中之願室使不 之免崇積二年 入海都城傳庭以追兵勤王振 舸 巡撫而 石超距横 軍祖大毒也駐錦州春倚國 将軍班于是 有警籍其力以逃勝 振僅 徽率騎五百赴之其 上下相擊及是持斗酒郊 一時全使 iM 加二等連為 当根 文龍文龍死又脫歸留逐 無 中 方 以法坐落職然根雖龍而國 関兵與諸將期就其能中。 rF) 官其動弗 滋為張復起代國 兵接呼鄰疑五六萬人當是時本者 都司當振為都司之日朝 則冒 在兵 印表 杜為重抵至 功。 與則中 兵風 败 迎為振拔天教學質再生 則該 紙 (F) 至、振 過將納或 杜為前鋒 火火 法當転已反接 用國柱法 時孫傷庭 近馬大 振喜朋 柱立 國學扶 梢 反持 鈉 收 功。 為富 i 浆 事 ÞЛ 自 धुच 以營 高 來 寺 翅 印 M

持而哭之其左目 太宗太息日為人 國柱字廷石國棟少弟而應元之子也聽勇亦如極生平天不虚發始與據相失走 鍾氏求免得之面如生。鳥獸不敢近生禄亦然身首既屬始有血津津自口鼻間 李禄振死 禄日為我至城下語守將金公我不幸敗然各路兵且至努力堅守不三日関自解 弟者欲戮力王室耳今諸君已負的奈何要我相隨為不義明我家食禄二百年各 太宗皆己富貴封王相與言振材勇可因為用逐輸降極极日始所與諸君約為 尚可喜三人養三人者先後歸 也禄至城下如振言于是我兵執禄叱曰使若翰陈反諭守明振大馬遂殺之并殺 山户口界之于是以根柱招諭松山城守者本至城里許根南向城地坐謂從官李 即喻生何以見祖宗地下諸君誠爱我者幸早 廣寫前屯街前屯副将張洪萬最號知長以為飲其公先擇左右哨司哨司 門司不抵即野將無與成其攻于是以國柱補前屯右哨把總方是時世家子 松板 無血白氣緩緩自項頸上松山守者感其異竟不下越三印我兵退根 印日 臣子不當如是明雖然否不忍殺己而日振若降者可封王奉松 與此通月,弟某至改棺在城右目乃與事間贈即如明故事 街往至呂洪山 日墓遇伏被執先是振在皮島與孔有德耿仲 般我語奏 典士 叫

內外交構將帥人人不知所指而國柱尤不為宰相所意中以法解印能其鎮東面 角布置瞬息響應流賊過秦昏蹂躏獨不敢窺雲中國柱力也然是時宰相與權堪 堡以固两鎮其東水南諸城西萬全諸衛南之順聖北之獨石中路萬必諸侵皆特 里地險且独國柱至增長谷鎮邊浮圖箭嶺之成留茂山衛以獲紫荆關修李信 臺數十里外慶起可職又統精騎直抵廣衛監樹柵使啃採有機功最多在烈帝聞 而善之推為宣府總兵官特命掛鎮湖将軍印宣府左居庸右雲中去京師不四百 將是特也我兵在廣南與大壽所駐錦州隔河相望見遊騎一過河即入前母中學 沉地負者此輕為我得以是大壽卒其敢遠听而管将多以失事 酷固柱先度地設 法敵小入職之以間、大入則舉烽達的危會師設徒然後出出未嘗處逐洪誤器之 多不屑為把總國柱獨肯就物所部整器械習少後遠斥城謹干概不肯以官車廢 國朝文匯《卷五十二 議者已獨不得進久之補干總又久之補守備崇禎二年我兵大入海都城國柱與 在瀛莫滄沼間者有功卒偕諸將復永平遵化際州運安四城縣是國柱與振雖偏 报旨從調在孫傳庭勤王部中振別守昌吊而國桂由三河石門沒白河擊遊兵之 **硕其法軍中先時軍中選進罰號皆以首級計園柱前後斬獲悉議以與軍吏之桂** 一日皆名天下己還前也擊滅他部之人把者論功進多將成權前鋒鎮中管副 國學扶輪社印

章皇帝復以功名顧令其子孫武肆族籍或運居揚州或散處蘇松間其在松者同 春、蓋振後也示余故南昌彭厚德所為雙忠傳全因得二楊將軍始末而厚德傳傷 朝昭武将軍捷事 見月と重要となった 於太繁故為剛次其事二楊之死偉矣要此非奇男子所難視其見因於臺使盛軍 王艺孫司楊氏故揚州之實應人然明世皆在遼東入我 被六創以及事聞贈除子祠如制妻何氏盡籍所有軍衛獻以佐國封一品夫人盖 振死一年,而國柱繼發又四年明亡, 文皇帝圓祖大壽於錦州急督師洪不畴赴提令國柱以銳卒先驅我兵設伏於松 指如一人懷兵復強無何 標練兵總兵車國柱既至自将領以至百十夫之長成與指畫俾轉相統屬合千萬 柱桐枫率所養敢死去歸保安新衛且屯且守會宣大總督張鳳翼創立候標十卷 於比今我不幸又點兩世頭血皆激此一塊土矣嗚時語說雖馬復戰面中三矣身 在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謂其下以我家義不為降將軍以尋祖父昔吾先子振遇伏 山待國柱過突出園之數重承轉在後阻險不能逃國柱孙軍殊死戰不知腹背所 思得循將晚兵法者訓練之間國柱罷大惋惜即日拜疏請國柱以右軍都督管懷

就同知聽事,縣新留守賊三十六人即日間城門為 朝廷守賊聞大駭悉眾返攻 胥徒皆故熟智其士民皆故信服頤指月語精神響答潛所義兵風南條合出不意 無積儲則皆曰然因脱先生械留其黨守城而自出四掠於是壽先生客淡水之其 中何以食官軍至聚而職旃靡及矣凡兵分則見强合則示弱而奚若賊故搜城中 俊亦别戰死先生與其輩數十人俱續坐堂皇下、賊故聞壽先生能識官事願不知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反臺灣不自日有眾數萬於是頭彰化陷處山所衙如破竹 之而顧使被項項者操其用金雖得奇男子不過暴骨沙場一死塞青悲夫故余次 熟為先生站一一誰何之已乃從先生求計事先生日而對以爲合之即有兵荒城 於生悉代者程俊方按捕大甲城中空無人爽文以其眾以程俊子倉卒攜印走而 行而壽先生之稱為著以習文法佐人治吏事至臺灣當是時淡水同知潘凱前沒 獨完民不為賊文武官其在惟諸暨人壽先生為之守先生姓壽。名星字同春以字 獨淡水城不下淡水園行木為城無土石。自其年十二月至明年五月攻取之而城 国事で見りえらい 其語如議以後覧者省馬 以若宰相者先後若出一職嗚呼此果何為而然哉自古人君其不欲得人材以用 壽先生傳 一段學扶於社印

一嘉勇郡王渡海横攻文斬京師臺灣平有 旨贈先生知縣條其子聰一官聰令知 副諸甚於他日讀指文者應義於余言徵信馬 江蘇之鹽城縣 大甲分六路進攻先生别以若干人由西路入而鹿港之兵遭延失期會既入無機 先生部勒其民日夜登降,想蘇既斷發屋掘副得間朝出選鋒擊賊有死都明年五 其取先生死事頗詳覈其文作於壽先生未被 詔恩時情當時所以議先生者太 王也孫曰壽先生死十年。知異縣張君昌運示余金匱楊指所為喜先生詠指有筆。 國朝文匯《卷平二 附傳 國史顧史臣載筆藏在秘館世或不具見余故因張君之請别為私傳傳聽 過然先生所樹立觸然如是與後議者何人故其是非要勿足論也於著令先生當 馬蹶被發賊很先生久至是大喜相與機及支解之時先生年七十有一矣又明年。 不如入也達入取其首餘將无解夢麟以其言上書軍門不報三請然後得指衛由 環營其外疑莫敢入先生不勝您謂夢麟以賊介恃其眾令日戰明日戰可勝殺手 月成稍稍引卻道路通著同知徐夢麟始以印至次第招安白石湖勒洗金貂尾塞 擒叛官彭喜受麟諸所施為一切倚先生為與是時改之負偶據大里找自風我兵 華亭二布衣傳

常為天下所望走的生衰絕之後懶傷鄉先生風流陸地文獻較已延日曳散優職 具釣字陶字自號曰王田生江蘇華亭縣人其曾大父想讓以能詩有名 國初世謂 常往來聞師教讀習之具。指其字初不識春便從塾師乞問大義歸而以意推測句 菜花巡桃菜自食偶過里數門外,里數兒負課春為誦之如流水,數師怪問則日顧 録當時著撰勒成一書以為掌故未及成而遽卒年五十四鈞雖靜退足跡不出數 聯閱卷間訪尋嚴重遺文渝墨故紙手自編寫人各為傳欲用漢唐人總集之例悉 無完和所居梅花書屋在城東委卷中地垣塌井的處之浩然不朝受人一錢人亦 之思於詩不首作務自婚属不同俗性介潔時時為人教小蒙童以食有一子三女 其所為獨樹園詩鼠璞詞各一卷為刊板以行釣故寒與獨與其同縣翁春交養 讀書旁通天文句股金石家隸刻印之街而尤自力為詩歌古文辭其於文好深湛 之華華山人至是百餘年。而釣復用布衣稱該釣生平不應舉不知家人生産所好 翁都字曙楊一字辨堂亦字灣生别自號石如不知其家世小時與母沈居止郭外 取然不可下。又頗近酒酒強吃賴以前其坐人人其識也既以窮死縣人乃投拾 不敢朝饒之華亭東南瀬海大處自明入 本朝代有聞人文章氣節翰墨照一世 百里交遊不過五六輩無緣自發其板命然既讀書考論天人之際究觀令古其氣

春城又泉校其所為賞雨於屋詩四卷與釣詩偕行於世 一寒言笑有招之低靡不往散常拜培謙大成墓下,與其里人沈梅相交惟,餘三十年。 樓居春母子二十年不常見春監災有煙起而其母指最春讀書勿悔日語語然然 大成學子身不遂而以文學行義教其興釣與春及聞其緒論猶獲以布衣自表見 則其母亦非常母也余來華亭。對已前發而春猶在三往拜春僅一見之弗余報謁 開其名欲見之春不可公乃手書為卷以贈之旁縣王侍郎地中成假歸禮先於春 光平或出而居民上者哉青浦胡生家孤為余言生家菜花涇當以門右傍街 耿年二十二不娶遂無子,有同産免不知書於是其故人門弟子。相與葬奉并葬 生姚培謙姚故以著述自名家多藏帙奇爱春界以所宜讀盡且周給必使卒學已 議無幾何遂自能讀書又别馬市肆棄軍從牆壁問盡字人以是跨蛇之開於縣貢 外史氏曰漢儒之世有所謂故老惇梅者彼其遺落蓋亦有繫於當時矣余故聞沈 春亦英逆也性篤孝善事其母母沈年八十餘考終春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中寒疾 生館其家死項其室梅亦雅標士也先時大學士諸城劉公以侍即督視學政行縣 庭其為人敢介。與鈞相似博覽感激豪名不如釣而周謹亦過之對客清坐如木佛 而里人沈大成致之門下講以所聞遊能該於詩好元人不言李杜於作字好孫過 一小

誦口指塵他事學轉送於未為賈時朋試輕高等獨不中於鄉試既老猫花花自記 與家奴有此及是到官連六上年不解破其死乃無家為胃往來蘇州及浙江乍浦 能之以乾隆二十一年武補縣學生哲學者為當化雷公銀項之丁父是自其父時 著春秋考設砭蔡編二書。朝廷采擇入四庫全書假子麋膳生祚难是為君之高 也惟袁氏遠有代結君九世祖顧題生祥祥生仁仁生黄黃生像當勝國時成以學行 君訴聽字鳴三世為浙江嘉善縣人其始目陶莊運之東亭再邊趙田君趙田之袁 必得竟不中以諸生終其為人敦樸力內行而意氣豁如務為有用東南士人多不 祖曾祖随康熙丁卯舉人祖天院父性常縣學生此陳繼此沈君少而才敬年十二 有聞黃以萬歷進去歷官內外有政緣世稱了凡先生嚴亦天啟進去為循吏仁所 二布衣也 知耕君獨買田汾湖之上禁室種樹課子弟為就農除課之讀書其不耕者分遣行 織齒買逐力其嚴以自食積久之家以復饒君賣未當發書扶一卷坐市中冥心點 也嗚呼士大夫以住官為賢而節概多存於窮卷堀門福死之士此余所為拳拳於 國朝文匯《卷五十二 視實業所在罷還復讓往來相送仍常日士生令也不能自喚飯則必不能安其學 嘉善縣學生家君篡誌銘 十二國學扶輪社印

為之銘銘日 與君交垂十年以氣誼相得知君為詳乃考其世系次其行事之可見者著於篇而 年殁其年四十有三千一益也孫男二青縣學生荆孫女二曾孫一效館其孙養卜 孫以其不敢惟而鄉人而德之黃讀我銘請來拜於城 士貧水官士而聞實而行義道何古堪君見義勇於虎惟義之服以有似續而子而 以君卒之明年三月乙酉葬君嘉善縣魏塘南區了凡先生墓側青以書來連銘子 虚出金趣地主書券以其券界守殿歲荒出栗以雅於鄉斗減百錢其生平忠實可 當少年時以為吾文士也職於文而也一旦失所據則以衣食亂其心志而敢行於 倚事率類此配史氏明處士鑑之後佐君艱難中以克有成而不獲其享先君十五 一颗大淡養其母終身,一日遊杭之昭慶寺見寺僧守殿就治有憂者問之日吾擇 地以葬父母而價翔力組是以愛君瞿然日子號為出家人而能志於是不亦雖故 所得為越之若當級外氏有女先無養迎之家優奉之族子某學於家熟幾成矣而 作家熟教其庫子姓與成屬之貧不能竟學者所成就甚跟居恒以番治家至於義 倉将者多矣君雖孙哉與兄弟同財執其喪過時而家無子以兄之子養為嗣晚年 張烈婦墓誌銘

上有團扇之人物也吾欲取苦不能处汝暫滿伏以背承吾取之婢童昼莫省所謂 婦應日在婦飲泣謂日君所在吾馬不在君往吾斯往矣已而士景殁家人知婦必 上建元之幾年。又幾年士景從兄媽南試官江南來述其事将以某年月日舉烈婦 國朝文通《卷五十三 自線承塵間婢為所壓氣閉不得語解視婦不問刀一金剪一盖先時所藏故以何 曉烈婦欠伸謂守者回若等環以守吾不勝数即吾亦動極矣令第欲少息指旁一 得婦時待吉景疾三十餘畫夜不一步離古景疾甚目無魏頻呼婦安在他人雜指 姑與士景相愛又能使士景行加修而學加數監生君夫婦以婦故愛士景勝於未 與古景合葬某鄉某原謁余為銘烈婦為人端謹寫言笑以婉順宜其家而當於舅 士景死烈婦從死在今 守者之間者也照婦之死後士景四見於是遠近婦女聞烈婦之風皆來吊哭聞門 如其言伏遠登良九户外守者呼偏婦不應呼婢婢不應乃羣詳排户入辦然見 婢母姑令若伴我履何如眾果不疑莲與婢偕入電局其戶指卧榻承塵語婢日此 死遊守之婦雖推毀斷飲食猶故洋洋作不死狀欲以懈守者何其間不可傷既三 烈婦姓徐氏山東峄縣人監生淳女年十九歸同縣監生張承之季子士最三年而 日矣乃肅容請舅姑前長跪若有所啟舅姑知其意思喻之防守益盛又明日天将 國學扶輪社印

		Maria de la companya		
國朝文匯卷五三			安之宅鬼風飄飄吹汝魄	生俱生死俱死三版封五散峰来者拜之行者山世有舜心勿過此此為張烈婦哉銘曰
十四國學扶輪社印				也有員心勿過此此為張烈婦婦仇死也如歸此豈徒足以勵婦行

見而當之以街名與八宜其愈解而愈禁也余故專取發於經以求其文與事各止 其所而義存馬者久之而亦然有得也日春秋之之實錄也其事不侍傅而訴其義 然也三傳不必盡譽空之詞亦嫉眾史而成也然春秋方病舊史之不實而正之而 春秋所削哉則曰即所傳可者而知之然則無三傳而春秋不可讀矣有以知其不 自三傳與而後有獲敗之說完其大指不雜將與名與人而已夫許人名三者必有 依事以立而事得其歲則是非明功罪完善者知所敬惡者知所懲於以撥亂世反 春秋火也與論異陸論有褒贬史主實錄三者不能隱同而未皆不相足馬盖褒收 日月に国 亦不假寝处而見也是着所得於為其三傳及諸儒說有當者不敢苟具期於釋經 三傳乃取他史之未正者傳之其為能有合乎不能皆合而通之以褒敗復敗不可 定功罪因而正之使其事其死各止其所而義存馬那則安得更立名目為後敗也 之正未有切於此也孔子已其義則某獨取之矣直非舊史文與事連無以明是非 而已因名曰春秋釋經云 其實也謂春秋忽沒之忽易之則後之讀其香者又為知當日孰君孰卿大夫而為 独苴林中亚退庵文存序 春秋辉耀自序 とれるから 高滸从

| 求工者勝不以自名者此矣就使無實之之於古文冥追而默契之肖其惟格問肖 優孟之衣冠而己羊質而虎炮但見其可稱不見其可畏君形者亡馬耳而有實者 於文哉孽置兩人集於此一無實而求工於之一有實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論宜 韓子論文曰慎其實大其謂實者豈事於文求之故不於文求之而充其實豈不足 吉者有總攬橫貫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者数曰恭豈非實遂而光煜者称三者得 古後同時之柳李宋之歐陽曾王三統元之處明之歸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實 必求乃工哉求工之工是謂有人之見存未見其能工也已受而卒業見有清明和 精力半耗於仕宮亦半耗於該其文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對於謹對日文何 必不似古人歐陽子以為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氣充溢方短照不低豈不可自成 而可贵者區其體有三馬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總攬橫襲學人之文也生而言者 亦既昭斯無疑侵游有餘矣即不以文自名其為文者故在也因綜論之自轉子復 其弊情馬可謂盡其心於文字之間者要之體格之尚土偶之面目而己聲情之尚 目南方国人美五二 館詩銚久風行海内既成斑歸裒其文若干卷為退庵文存屬樹然論之曰某生平 可起而作通人之文也三者不必求似古人韓子以為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 一家哉長樂兴方伯茝林先生起家詞臣至今職動劳内外為國序賴其者紫藤吟 國學扶約社印

國阴文運厂卷五十二				敢云序先生集哉一。已足自名沉原有之形先生之不求工乃先生之深於文也謹述
十八七	*			人生之深於文也謹述所見請覧以私

海亦不免海既坐瑾雲而罷官則亦非夢陽所能轉敢矣事勢如此殆又海與夢陽 是故為海則不能坐置友明之難而為夢陽者不當書對山般我以要之也不然由 陽死則夢陽且為瑾属海柱而夢陽不死則夢陽木辱而海已為瑾所辱均之辱也 之於朝廷之上又復惜此一往在此一言以坐视直臣良友之死於非辜而其為之 前而論海何以不一詣瑾而過至今日。母身以全身好名而敗名然則海其役并敢 來重是今日之來之康海仍不失為日日不來之康海也且日日來瑾之門者彼何 日之來者明乎其日日未當來也夫惟日日不來而今日來今日之來始重今日之 所天下後世将以海為何如人哉瑾之言曰今日甚好風吹狀元到來若甚幸其今 當夢陽在獄坑瑾巡死夢陽便其罪誠當海不能以私交挽國法也若傾被而非其 免喻年瑾敢海坐實落職世或以此少海云嗚呼去君子行已與人之際難乎免矣 李夢陽代韓文草奏動太監劉瑾下撒瀕於死就獄中手書示康海海言於瑾夢陽 月月亡 里 シュニナニ 人者那乃海與瑾為同鄉瑾方願海附已其平日必口海不置即被救夢陽事瑾敢 人耶或司瑾在人也海巍科盛堂即不當指瑾門可是則夢陽之過也海不往而夢 罪則雖與其人絕不相識猶且奔赴恐後况親厚如夢陽者海既不獲越職抗疏事 位

目車、万里、天王三

瘐死獄中。血內狼籍求為海之指瑾而不可得,且有反海所為以助其欲者世道人 所不料而何以病為雖然瑾奄人知重海緩夢陽後日魏忠賢作難時楊左諸君子。 心之變一至於此詩四人之云七,那國於真如海者又可少哉 國學扶輪社印

與陳雲伯論海運畫

屏絕始得取而卒業洵異乎俗吏之所為矣所敘運道考證詳備其擬議亦皆與不 三年前承示海運議及書後一卷書攜行笈自隨頃在真州竹里館夜坐聽雨人事 可不備緘口於廟恐達盡各之義執楊於途又蒙未同之益無已則仍與足下言之 佞意見略同及今河清海晏此事遂廢然而酒可不飲而不可不酿兵可不用而不

審日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張潘季則日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務 然皆窮極其事理時勢之利害升降而未當深求其情與弊也則試進而妄言之即 行者之二說者一使一此是猶兩小兒以大小凉熱爭日之遠远難聖人不能決矣 抑波及又君之餘也盖凡事皆具兩說今有以海運為可行恭必有以海運為不可

封魚龍之變犯皆足以損此米數者特於運至之見看謂之漂的云頂夫米既漂狗 三而此什之二三吾知其非盛漂的也察教之嗜魔大之機雀鼠之此祖之同城之 之心此仁人語如之言似矣而不盡熱當致元時歲運漂淌米數統計不過什之二

受賞也則亦不得謂之恆也 而補牢。大直古人漫為譬喻以証来者令吾與子雖出處不同要皆歸於能言而不 图 月 工 重 美 医 上二 尤急且即足下之為此藏也距今又閱五愁山梁雌雄時哉時哉見免而顧於亡羊 霓耀則因潛以誤河而停疏猶修築之功有旨哉斯較看李則之時其當張海運也 先為意外之應高議亦有云今河務亦孔亟矣始則因河以誤遭而多守候奉就之 一為之都聖賢也知其可而不為之者其人當居何等。濟又已善謀國者收於未事之 臣也曰是盍旦之爲也爲之鳴聲曰得過且過其諸畏難的安者無夫知其不可而 者又復假仁義以文其意其意何居日從此不言海運而已乃今之為是說者非河 由逐选也則亦不得謂之愚也野人之負暄也誠極就果挟續而戰勝馬彼又未當 能行其能行者又不能言慎已夫杞人之憂天也洵思然的倚行而壓己萬彼固無 康未實府庫先處此別所謂弊也今運滇黔銅鉛者往往師其故智然而潘李則何 必將歸貴於其人則并其人而胥謂之漂狗於是乎有嚴除之語有如賞之典故或倉 則功遵功薄而名不重勢不尊此又所謂情也故恫喝震驚之以賊盗風濤而不足 河亦幾於毋治矣而李馴河臣也河不必濟運而河臣之權微夫權微則才哉才敏 以不主海運也日季則河臣也禹治河專治水後治水東濟運使運可海而不必河

學術之疏然大雅未悉必有英絕領袖之者足下當不妄自非海也前詢北直水和 議保甲志武備矣又雕氏水經汪於西北獨議近東潜趙氏所刊水經汪極稱精倦 \$男女爱戴併命飢寒弱者溝壑肚者四方其弊者被而其患者此則惟水利之弗 僕議及之者今足下一旦下問心私怀然盖然雲十六州僕少年車馬三四往還知 直僕爾時氣逆神海不能於竟其部乃僕係北人昔當留意於此三十年和從無與 承贈詩送行立劳走别心根於性情見子詞感甚感甚今之後生不患才少而患其 摘出参之以經傳中溝灣之法證之以郡國利病書所論躬年累月者為一城勝於 因其利而用之者足下年富力强好學不倦何不乘此三餘取諸史之行屯田者 講也夫古之王者多在西北泰稷桑麻木當不備則信乎其得水利也今雖井田既 其無處不可與水利特當事者畏難的安不為應始而北方之民愚情相半。有田不 事之遠且大者非一朝一夕之功非一手一足之於今誠能儲其說以待之後必有 廢屯田可信屯田與而水利出為僕又知燕雲十六州之地無處不可屯田者也夫 其各史郡國地理等忠亦宜五路至三國十六國洪稚存太史有畫域志補一 耕有行不織坐供三冬之雪仲春之雨五般勃然相慶收機設使天屯其當非湯即

像再在於衙官泊為縣令郡丞雖治行稱最而卒未竟其用而喪者刀筆之更章句 隱則非長史於軍也紫禮考之所以潤鴻紫盤根錯節所以别利器而顧一屈於幕 多迁疏用吏則多刻減枘鑿不入前緣是為國弊而民国般患均也先生稚即類異 筆之吏不知治艦而天下郡州縣之官動以千百詐庶績孔縣東才军聽故用儒 館今二十餘年矣余生稍晚不搜事先生而與先生之孫茂才恩照為雲霞究因得 泊舟丹陽北郭夜雨浪浪不能成麻燒燭雪此以理前說於抵真州日封寄足下其 國阴文正を五十二 從事夫以先生之才之學之識請其書而知之登之府廟則非治中別駕也委之封 里有神童之見及長讀書屢躓於場屋乃棄習名法出而為諸侯賓客久始並仕為 會稽何改夫先生就隆中當為江右劇縣廉明有聲既推郡巡校事引疾難已而捐 補雞明之萬 異而北方之水以河為主由屯田而及治河由治河而及海運盖足食足兵而民信 為敗治可以依據者如明史河渠忠亦應致索以時代相去未久遠河道亦大同小 **盛讀先生之書求心録其一也卒業三數乃操解而序之夫章的之儒不知治法力** 之故曰井田之法寓兵於慶屯田之法寓慶於兵此儒者之立言非處士之横蘇也 求心錄序 则

到此心即不負此事也其有摘伏發好而新神明之稱版仁子義而鮮慈思之師者。 之道求其放心而已則士讀書致用所學如是出而從政直乘初疏故北山黄公善 之儒類皆能編升斗之禄接尺寸之柄踏顧要而報循民然則先生之初願直遂僅 |資理縣之語官守其歲民受其福其利甚瀬其效甚遠蓋非徒與茂才述祖德而脫 開先生游幕入宮前後多威德之事往往大街俄起卒賴解免錄中顧弗及馬大蓮 守所在與利除與彬彬文號直不近點康不沽名倘所謂東知治法治惟者與护余 **電光展膳而後鍼藥沿陰侯生善盛先人事而後卦節以為反求諸己言近指遠不** 交情也 先生之后華府也現官事為己事就三去三品磊落落及其版官自郡功曹以至同 以著書於老哉康語同如保亦子大學以為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孟子亦言學問 此明上廣紀公元務為代州孫公傳庭作也當崇積時孫公受命撫養審勢方衛在 伯玉恥獨為君子而陰德則譬如耳鳴也狀故鐘於宮聲聞於外知其後世將有達 則其震名略冤飾外教中而未當致其求之之道也然而儒林循吏之傷去人遠矣 **老茂才勉予哉因思抒所論於簡端趣茂才急刊行之上可以儲作史之枯下可以** 書孫督師撫秦四錄序後

陳潘忠臣義士短氣傷以大當為渠之後威信既行繼以清心實將裕詢此足食足兵 屋之戰逐擒其遇機車歐得別賊震襲退而清心以期再舉而時相楊嗣昌快之生 莊,其偽於洪則謬信其真故孫公之錄始於丙子,倪公之序,成於甲中,是尚不知 學們皆莫能議此倪公一序為不可少者矣序中復言武後以儘督宣大洪督刺递 兵之不練不悲其後之勁死而甚惜其前之被建也今其四録散也不可得見心迹 之良法也沒使月錦不成節鉞久搖撥亂反正可望於時日蓋不患城之不平而患 |皆其泥古車戰之法因而一敗塗地是使生前之踐既烈於交比死後之藏復貶於 史又稱其長身位夷才武絕倫方之於古站馬伏波之流遊運陽九再用而颇乃或 THE PARTY OF THE PARTY OF THE PERTY OF THE P 致盧洪軍敢身強請象并承畴也象并戰及鉅鹿而承畴實未當死乃當日於盧則 |辭職引疾速繁請室茂其既奏之攻問以無將之罪刑赏不中美比為甚盡該史至 不能伸其業於仗鐵聲靈之日沉痛迫切殆難顧言而孫公以科目起家文章獨雅 塞旗儿仍一赞國亦隨之悲已紀公時在司農樓多赞畫而君臣之際時掣其肘故 此不能不發書而數也追後秦蜀之賊益張乃始出公園扉賜劍督師而天德既爾 其序公之錄謂以偷粮隨甑之餘為城竈更就之舉能留其身於危疑刀雖之時而 人謀莫支河南兩口之決關中七日之咸賊乘其敝兵敗身殖向之徵發期食斬將

;			科	承時已降入我
				承時已降入我 朝而與虚公並為歎情他日承畴若見此原将何以自立於天地區 南、文 图 着王丁二
				教情他日永時
				石見此序。將何以
				自立於天地

弱主在位力不能奪威宦之權而公卿亦坐觀其成處則天下日危然則專任 得人以代之亦情所不免也當是時非左右近習是任而誰任哉左右近望巧為達 成事雖有城臣随何其寒亦不能奔之若不任三公則凡精神意量不能周之際思 自春秋至戰國國皆一卿為政秦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漢因而不改光武懲数 到明文雅! 卷五十二 名方其成也英主在位智足以獎通其適而 賢臣亦能宣為則天下皆安及其我也 位已為城宦所據是亦未當任人也後漢不任大臣則城宦之亂政益可知其必至 謂權不旁容而天下之大勢已去漢事然也前漢元成以後名為任大臣而大臣之 後三公備員如故而外戚官整檀權至于國事不理則謹責三公或死或免此可悲 迎事事求合於人主之心則必信用之矣信用既必則權歸於左右近得猶養然自 五所奉奉者惟在三七三俊而謂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盖重任三公責其 上然一日萬幾欲以一人總細大之事則其間精神意量必有所不周故周公戒成 也仲長統之論如此其意以為任之重而黃之輕與任之輕而責之重皆非制治之 世失機强臣竊命遂不任下歸其政于尚盡而三公無權亦不假后黨以柄数世之 能然苟任之輕而責之輕亦非所以用大臣之道也古今治天下者大權因必歸於 史論一 張士元

固失之太重不任三公义失之太魁審乎國勢之輕重而擇賢者以信任之斯治天 国本で見り 二 医壁扶輪北印

下之道得矣

復社姓名錄序

极顧端文公與高忠憲公講學東林書院聞風向慕者先後至而忌之者攻擊不己諸

君子或死或黜書院中廢而獲社與為吳扶九先生合之張天如楊維斗兩先生主

实集四方赔學有聞望者。半在列固一時之威也端文之言回官京畿志不在君父 之大旨以文明道與東林相應和而立格稍能人社者至二千餘人方社會時并似 於文字。或疑其非聖賢之學。及莊烈愍帝狗社稷乙酉丙戌丁亥三年間為故君死 官封羅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馬復社亦師此意而頗力

前者特百人之一未可以做其餘也考有明十六朝武宗始失疏至神宗而上下首 安庶事孫壞極矣魚宗信用魏嗣流毒四海懷宗雖有志振起然不能知人委國事 究始終乃知復社為聖賢之學無愧於東林也其間亦有名在社中而後乃失身改 我大率復社幾社中人也不死而終身隱遁者亦多出於社中當是昨天下之士推

同志脩道畜德見之文章而聲氣十里相應此亦忠慎之所寄也古昔城時庠序樂

於周延儒温體仁而天下遠不可為矣賢人君子不得安於朝則退居於野與二三

武學生黄扶搖等四人至皆黄姓號曰四黄遂令訓練曹伍里人吳彥康養亦別某 兵藏方飢聞者先後至家有大木仆地繼升言於眾曰能舉此木者留未幾有崇明 備幸緩数月當於至山中其人約期而去雄升念日溢不可精之銀且豺狼無餐時 銀数千两必得以返詢之乃含山所遣也繼升勞以酒食為好言慰之曰銀不能卒 多令不可以在用而國作將終小人道長徒使沈默寂寥聚散於草澤之間可說也 の月に国際とうた 之慶民亦得蒙青澤馬如復社之士其高者国天所降生以資世主之輔獨其次亦 節言楊行鄉其進而黃者皆當貴者也進而殿者皆當殿者也於是士有拔茅連如 為繼升使謂之只爾此無意侵掠何不藏獨兵器盜不得也舉兵器飲之繼升從兵伍 中武士智持兵数弓指之监惶腹競云吾曹欲往木溃取横不遇假道贵邑何幼粉 壮丁自衛皆聽機升指揮含山盗惡堪升負約率其策至紅鼓喧風若甚可畏者里 不如以家之所有。恭士守樂庶幾全吾鄉里因具狀請於官得便宜從事乃立格蔡 離是時天下多盜而含山盜最禁惡 機升家說於財一日有二人踵門云奉主命節 繼升錢氏昌其名也居吳江之保障里今屬震澤索顏八年。以選前投郡通判不就 也凡在社中者姓名具書之而南都防亂公揭附於簡和用志一時之公義云 錢繼升傳 主に

敗走 兵職方初難之卒與舟師二百而黄扶搖等率之以蘇繼升須判船設職患之進人 聖清之良士各行其是而已繼升當自謂心所不甚壞惟看教太多難免于陰福安 盗復夜入里中不遂自是不復至問落開進升名使以禮聽繼升謝不住而吳職方 矣從之於是盜船盗焚烟焰四起李青樂者判實之勇者也堪升與博致幾殆有許 偽為乞人至其船丐食潛以鹽由滴酸中及判發歌皆不起雄升用破壞其船逐種 少力不敢時職方主事吳公易以兩都失完倡義起兵有农数千人因抵職方借其 擊盗職馬久之盜有沈判者。來大舟擁黃蓋駐野弘為學言欲為含山報響繼升兵 国東ララ見のスコニ 書其始末如此蓋繼升與職方吳公才略相似當為四黃於職次參其軍事既而職 某者斬膏樂縣其頭溪橋繼升乃徐訊所復之盜段其素為盜者数其齊從者頭之 之姦完出沒潢池弄兵之時民亦良苦矣如雄升者其所全置少哉 判先是扶搖獻武謂盗來必來飛丹必敬以章属若用縣附係而均膏射之則原爛 古塔繼升亦產建至京師病卒余少時数聞父老言繼升事後從其家得所記錄為 方以身殉國繼升解閱潘發為 有解得免并疗康亦免機升與弟威皆能之威中順治丁酉鄉說以同榜有事祸崩 大軍購之甚急路及繼北繼升與吳无康皆被逮提督吳某再三結問繼升 國學技輪社印

仁之謂也知此之謂知強此之謂奧其權度在中,其功夫在強其學則自為己慎獨而 慎以求中惟恐幾做之過與不及而不得乎情理之實及其率之情理確有所見則 極於位天地育萬物其道則本乎修身事親知人而歸於知天一言蔽之因實心而 誠而自失以實實之與誠豈有二哉聖賢之言誠其備於中庸達道達應九經行之 毅然為之成敗利鈍一聽諸命而不顧當作可靠說自述其生平得力甚群今行年 之則為情情而不當乎理則私欲而非情理而不治乎情則稱激而非理合理與情 則一一者就也未子曰及身而誠則仁矣誠者就吾仁也仁者人得乎天之理而發 七七教人自為守之如一日過此以住蓋可知矣足珍傳鄉竊害有志於世而病其 已矣于觀尚書之為人才敢而習於治庶務雜換布我有餘而其處事也就就掌禁 行政開其言論稱有以知公盖當從事於聖賢誠身之學而有得者也公不敢后於 **就備矣於法不當復銘顧廷珍以同姓後坐官轍所至,時搜與公共事得以觀見其** 越公後也伴復銘之竊惟刑部之銘其飲公之世条将歷當官事蹟與所以銘藏之 姚姬傳先生為之銘。既而尚書以廷珍性拙而好直於實之表有相近者且同出唐 · 療受十有九年尚書總督祈嗣桐城汪公自作生擴名之日實心藏而其同里刑部 實心藏銘并序 汪廷珍

天下雷信物以終始大人之心不失亦子道風既邀士也二三旗常之柳食影之熟 也才者氣也志至氣必至馬公之初武為令也上官迁之傳欲損以司獨民為守念 **右木之有也觀於公而益信銘曰** 治民聽訟有神君之稱歷膺繁劇所至無與其為大府也康公静正吏民無智恐賢 我銘服藏用詔來世辭無虛美懼拂公志 我我尚盡惟邦之翰明悉康能動名有欄何以為治可理與情惟故實心矢以事生 不讳成信之直獨才過人哉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 才之批問質諸公公曰人有何亦實心即真才見予始聞而遇之退而思之實者志 國朝文歷《卷五七 一十三國學扶輪社印 其贏縮請請有司而吏胥莫能接公諸舊家而異籍無敢風善惠寒喚推廣 心之正仰副 而為為公心又安有不當得而得為僥倖者此其問始有神相之與逸史稱情末 士之取科第如採養馬知谁得則此干百之衆於鉄寒運計其為谁而為之無所為 文明可操券或者堂後各礼其先迺母忘本始之義亦足以矜式後號泊可風也夫 益以卿其鄉之讀書心敦尚名館小而表儀膠席大而登進為公卿大夫幸由旅遊 為與賢堂十鄉之人子若孫及身及女士爭出田裁金錢納於點於是有與賢莊之 已然不能户立祠祠殖産也吾洋自嘉慶幸四廟紀文昌於色中華義者即其旁舍 歌中非人所喻充是心以淬志功名必能躬不為貧務達不為利禄疾力扶世道人 奮生所居抵官庫有数萬錢故取之神人訶止曰此尉進公錢也可知子奪之權默 近科萍人領省解者連獲其三繼此魏然大魁必更有好修奮起之意大昌吾邑之 先事為之偷偷元擬鼎之禄則厚為賀而賣之而又專歲入租期之踵接以示優與 設眾取租息供童子三試卷册點站生鄉武站贡朝考先已舉士上春官計信影旨 江右古風積利殺仪武士以勵其家之該書心俾服習名教恆沐衣冠禮義之湯尚 萍色與賢莊記 朝廷造士之隆奚止為吾邑幸哉若夫係畫之善。一以鄉之子姓第

皇仁庶乎於學校人亦不無輔翼之助故樂聞其事而書之是莊計数若干石錢若 國朝文歷《卷五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干雞載在圖州碑機並書以垂久遠

廣陵甲第風林之處久冠東南士大夫席其先澤家治一區四時花木容與文語周 个国記

一樣難是烟而依與嘉樹翳睛而翁自聞夷深能各極其致以其目當以構之所傷不 主人關而新之堂皇真其曲廊選完周以虚機故以傳樣費石為小山通泉為平池 · 旋莫不取適於其中。仁宅禮門之道何坦乎其無不自得也个園者本壽芝園舊址。

我善無積而和風迎馬·主人性爱竹·盖以竹本固君子見其本則思樹德之先沃其 出户而壺天自春慶馬皆息於是與情感養授經過處版肅賓容幽賞與共雅雅諸

園園之中珍卉叢生隨候異色物象意趣遠勝於子山所云敬則八九丸從斜数十 繁者質大且遠直獨冬青夏彩玉潤碧鮮者斯州條陽之美云爾哉主人爰稱日个 根竹心虚君子觀其心則思應用之務宏其重至大體直而節貞則立身砥行之攸

安榆柳南三代梨桃百餘樹哉主人好其所好樂其所樂出其才華以與時產順其 燕息以後身潤厚其基福以速室家孫子之悠久咸宜吾将為君詠樂彼之園矣

萬節婦傅

一守名我孝原天經如母之封肉致始扇暑哭翁二事實恆情莫处今母未周申子方 一七志與修顧翁表贏大家無懂昆光一子前五月事茶重忍死以節整翁故治最軍 傳之領日 詩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人曰楚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謹援列女傳義次而 文行者聲將有樹立于時惟訓熟熟其福行未先君子謂萬母為節禮專精之至者 執之日關閱出微字録姓氏其可略得仍備書如例今明經君寝事狀診·子惟節 **最同室從子女四無怙恃衣食嫁娶咸任之有道沈者悉瘫展迎歸悉力療治乞苦** 然以老人至此無子也婦即子忍暫離左右。翁残無以級躬提及寒其寢手柳枝揮 清河節母衛的事孀母孝母老疾對股進縣勿使知十七歸萬一載姑亡又一載夫 母德滋以彰與養子職史官見天下之以節孝聞者歲終必索登簡本或病其冗子 鬼慶庚午有司表乞 逐燒奶記兩畫夜擊其孤謀備禮瀕死者再既葬家益困孤稍長黃之讀書且脱之 **只若學不成嫠固失堂如若祖父地下何孤試秀才高等,肥然以敦行禁振門作為** 心怒行類如此蓋自女而歸而子之母之三数十年忠無一日非疢心泣血之日也 不給成內千大視晨夕淀粉糜饋為自幸本當飽夏痰力疾侍翁或翁趣引避飢敗 在如制祭四以明經拔萃科為其子於 朝于時母心想而

|涵也漕督楊勤愍公診乃公為吏部清介宦當不以贪敗為顏謀者屢乃徧走齊鄭 能生與以為生也而終逐其所欲生而身之死不死不與馬誰非人子道的不幸能 當如此他行誼具家狀子惟人生骨肉之際發危蹙迫之時以為死也而坐侍其不 前傳語阿旦拜子旨譴救艱難能也宜上該阿亦則然二公成其群人奏得 自頭子者一武先間光聲韵故義釋之它日復同問訴於相國傅忠勇公及阿公馬 訴於步軍統領阿果毅公此日爾檀人禁地不畏死耶命繁暗室君度父無生理誓 無趙間當夜堕盡於孤兔叫嘯相通。一僕劉章祖勿行弗顧遇獵火出馬間開抵京 長随久監司中州職防河間而職其條畫父邊蜀提刑以巡鹽舊案選遇籍沒論死 者。士為士昌萬門必大矣或麻紙牌形史徒答養宜壽仙 准之水清且此好女子勝男子股血酸活母死老翁疾懂不起呵水處速疫鬼呱呱 某情可原准贖傅道飛騎為孝子號盖深重之也納鍰人父獲宛先是母卒於家追 鄧君觀瀬邑故家子。幼有至性隨父悔庵公官京師師授詩至孽我 號泊人異之稍 見又始知奉父生還畢母葬越二載父旅殯南院復前副歸其喪葬如禮其慘璋倍 朝恩於緩繁圖三載瀬隻身左右而已曾族兄甚至瀬風有白號志父為其無 鄧孝子傳 一國學扶賴社印 旨鄧

	STATE OF THE PARTY	alicent (State Outless, married	on right of or	oncome distribution (Special	terring acceptable of	ille en tradición i finalitation de la finalitation
(1) 日 () () () () () () () () ()						如獨一念之誠通天人之感者其有幾麻嗚嗚可謂孝矣。
はいる						

歸依是即如來所謂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形道不能見如來見夫壇經 恭敬即是自性通達更無滞職是自歸依徒世之所謂佛者莊嚴色相四大成儀耳 一等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見自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 當該六祖法寶壇經元那迷心班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各項自性 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恐何所歸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 自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求生将正見應既有正見使般若智 不歸無所依處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不善嫉妒諂曲吾我誑妄輕人慢他邪見貢高 是名真處舜溪品既自應何用歸依佛余日君又不聞壇經自歸依之說光六祖云 濁塵為淨界變諸魔為善信更不須神通威力以法遮制也是故佛當度眾生實家 之所謂自歸依者即自度也金經云我應減度一切衆生減度一切衆生也而無有 打破愚疵迷妄求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應惡來善應如是度者 職群溪與余論佛法問念應不住。云何降從云何滅應余日佛非能度必項人自度 以為佛在是又所謂歸依者繼衣祝髮鐘磬膜唄耳以為歸依即在是以是佛以是 一眾生實滅度者如調佛果可以度人佛何不發廣大慈悲奮坐臂力放白豪光化 张經田

			幸·於維摩子自度兩字經路揭終身場 一章一致之君子造道其自得也他日舜溪向余日自聞自度之說時時反求諸心覺生自廣論語云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於回也如愚見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於曹子里 南·文 图 美者工工
--	--	--	---------------------------------------------------------------------------------------------------

ويستورن ويتناك

فتنتفق

· サーフ・1/主 ・	重修義為縣心孝義祠記	明王忠文公集序	林和琦诗序	監法論	石龍王守弘如號环堂江蘇安縣人先隆原成一	贈中憲大夫應山彭公墓碑銘	来青年記	如皋冒氏水繪園記	遊点子洞記	尤維能字祖望號二提江蘇長洲人先降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序	答汪	曾 鋪字聽堂浙江泰順人先座	卷五十三	風朝文庫で集目録
- 2	九	八	ب	セ		五	五	四	四		1				

复建上	凌廷堪穿次伸安藏敏縣人乾隆	徐州府學教授王公墓誌銘	重修汀州府學碑記	徐秋涓繁事表序	李屬去追士官福建布政使著有起香吟館集	湖北呂堰驛巡檢王君神道表	祝貞女傳	重修明大常少卿凌公祠墓碑記	錢大令維喬詩序	珥塘荆氏族語序	守令篇	剛柔篇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維存號北江乾隆廣成一甲	四川敘永同知周君墓志銘	国南文形 共王二
1+		ナハ	ナセ	ナセ		十五	十四	ナニ	ナニ	+-	+-	+-		+	一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							金雪宗速汗論	復禮下	復禮中
朝文匯卷五三目錄									
目錄					3				
一月乙							ニナミ	ニナニ	ニナー

能慎之於始姑息調踐酿成巨弊至於今日新故相乘各存一切徵体尚免之心其 多也州縣之不肖誠非一端竊以為壞於訟支彌補之故亦不少也財賊者國之大 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今下而州縣仕也任變民風士風之責者也上而皆撫 不知又何版加意於汎汎無之士風氏風為從容壓偏於慶來學校間哉是故言兵 護弱者。日夜勾指以免各而躬年有所不支强幹者苟且補直以干進而外此舉所 **跳天下之大命也威衰與廢靡不由之今州縣虧空之弊極矣前此為上司者既不** 患失之心戰悸而不能變也任風者富貴之權訪於外利害之念迫於中有欲變而 風者從乎俗非必有干餐干禄之見固結而不可變也士風者從子學非速有患得 亦仕也又操變仕風之權者也督撫之賢者誠不乏人獨以為失於粉節太平之意 呂叔簡日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任風變而天下治所以然者民 國朝文匪己族卷五十三 大弊州縣之不尚亦上司粉節之過也大臣身府民生國計之寄即無應久久發露 不能自主者矣有變此而無以自容者矣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 刑向日解案今且有所謂做案者矣言錢殺向日交盤今且有交帳者矣此仕風 答汪方伯書 嫲

一過損國 至於必不得己曰去食去之乃所以足之也藉不能為此則且取州縣之大食殿者 多患度支之無罪不在災山寇盗之有無在吏治人心之動稱者孔子與子貢論政 立限追補外其確為前任之所虧者。一并棄去不復寫完於是漸清本源更遊成法 免浮額之誅求吏少借端之剥削不補而財轉還不獨而法己行豈不直截何計出 按压輸將庶幾積弊一祛可圖再造料天下賦稅之所入與州縣倉庫之所虧多不 於童婦之所知而事告於 國家之前難也古今國勢之强的治亂不患畜積之不 為聚飲臣傷邦本以補國計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也愚謂病無良醫與其病以無前 驟取價於歲 及非股民何由得此大改飲之際貧墨之府也其所以不敢肆為豁壑 罪且及身一旦横有方千里之災一首突有数州郡之盗倉皇侍衙問何以給雖然從 其大號破格施恩俾天下一空從前之累而做輸得循售章條見在州縣本任虧數 所籍口明目張膽何所不為獨恐在虧空之日。則相智為盜臣在獨補之時則相智 病國與其些不能割使資排卯糧在府庫已缺一年之寬而惟科託無軍各無衛沒 **在僅**情 彌補必設法矣消思之設何法財賦备不雨於人不湧於地欲舉一二十年之積與 國新文理 卷五十三 家丰歲實耳未為大病也而府庫無空名之承受歲時無先期之惟科民 國家理財持宏綱大體以院防之耳更迫以勢之無可奈何與以事之得 國學扶輪社印

林之完之年且追之以懲一時其在中林則且視悉任所虧重其多寡假之歲時或 安久於其職則民服教化其二千石有治理效輔賜金增秩或野至關內候迨公鄉 守則莫如少更調古今更治之境多起於不久於職漢宣帝以為更數變易則下不 之使不自縱則使能節之於公不能節之於私終無益也每見一行作或服食起居 大者因莫如上司色直之公行歲時丹車之緣絡然上能絕之使不上行下不能抑 由也此當今一變仕風之至急務也至欲正其本源則無非崇節儉節儉之道壞其 剝之民幸而無故取怨難耳該不幸而小小加以災山寇盜一夫偏袒干百景從此 猶可得而理師師之風亦不至遠壞而不然者急則敢矣上以此變之官官必以此 三四年或七八年或十年分年賠補一切急逐的且之法械行能去庶裁州縣之職 引月に星火に江 便詬儒表方其後任員通不慎而遠近尚視為金穴輾轉引鹿學獲調堡充滿廊廳 時即欲傾一邑虧補之数為一邑捍禦之需其可得相當也那是故國可當民必不 得從容從事守收以上亦得以風化相重率而不至以財賦偏注於一选國家之財 可使窮天豈獨民不可使窮即州縣亦不可太窮也民窮則亂官窮則當會固亂之 不窮且貪也愚以為骨役衆害民使令眾害官此皆力宜裁抑者也若夫彼循夫職 一人所能少者數十多者數百甚或盈千一署之內用以致富者不一嗚呼奈何其

時機宜之所為竊以為今年之漕餘即明年之做額恐漕餘之外又有清餘矣相相 一数乃但提其餘是道以累民也因舉歷來之所謂漕規者嚴禁而痛華之且即其己 之所取以救其色之所虧民同此數而官無虚應蓋期於得補即止此誠不得已 去浙之日當垂派言之以為未及龍此通者閣下視州縣所虧且如故以為不去其 果官府多一更調子多一倉庫之界吏胥得乘問舞弊故此尤當謹也若夫庫下之 日未敢悉言也再者嘉湖收漕多逾額自顧歸請方伯提其餘存以彌補削歸方伯 民專在上司更何怪盡心守職之難概見也愚以為地方多一衙門遇多一地方之 雖終朝後之不為縣若見一吏亦極調一缺所調員缺又加調馬而更委員署之且 宜太順庶幾上下相望賢者得以完其所施中材亦不敢心存苟且故吏之不才者 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其應久長特選横調損政傷民咎皆在此此真達吏治之言也 所揣摩夫員之所顧忌內自獻納之機外記軍國之大有非法制可得而間者而今 無論五月報改养月已可世難其人恐二三强幹了真轉相促急精神作用不在下 職守率以六期為断元嘉之際四境基安戶口為息亦三十年左雄上疏言典城百 缺則以次用之故其時更稱職民安業號稱中與宋文帝恭儉勤政百官皆久於其 國家之對禄崇早大小国所以故人才。年限太拘未免沉滿然亦宜稍稍持久不

其陰陽水火之性即其華實本末之際而用不同战取材必慎而後得其精華之 溪而裁自心故似躬古今之處考政教之遇觀學士大夫之所得求之於古文較近 竊謂作者難取而集之者抑不易何以言之文章者天地之精華也散而洩諸古今 修齊治平而其文復工終可令人在復不承者空談心性與夫爐陳故實者皆不與 家文鈔以示予先生於近代文均有遜而 本朝尤加意馬蓋以其近己而俗變相 曾中而後可與論天下之交嘉禾丁君子復携其里敬齋先生所輯 国朝二十四 為必先有見道之實淵然寂然以日以年舉人世功名富貴成敗得失一不入於其 奉言網羅一世出時賢之甘苦為後學之砭鍼又豈易事乎哉是故文取戴道吾以 寥寥數太影均不能免也服餌雜人身之病也論着雜人心之病也於此而欲採輯 才智人之口若二氣五行之分布於百草木其威其表隨乎時食而其為用於人 近世文有時交有古交時文代聖賢三去義至深而情質治古文即儒者至言旨即 類亦當世得失之林也當自言其去取之意大率取其有益於人有用於也有補於 注盖自六經四子諸書外。一代之作。一家之言,有純有殿有離有合樂漢唐宋以來 之誠願無使人謂漕餘之有加幾當今如公且亦未之察也敢并及之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序

或且至於敬陷離窮而不可究極比無他所以游之乎詩書之源者無其學所以行 海然於口手之間必不能也觀先生斯欽其亦可以見其概矣諸家文體之青正醇 之乎仁義之途者無其養心未能怡然沒然於天地民物變化云為之故而欲怡然 國南江田一美王丁三 肆。纱中論之特辞丁君復屬序於不文何如即先生之所自言以弁先生之所手報 中無所見究竟文亦何由勝談心性病虚妄矣職故電病支離矣且庸俗語張之病 使夫人伏而誦之尤得其要領也耶 切庸俗講張之能盡行剷除嗚呼特是以論天下文盡之矣母数古今文章之 一說一母不顧吾說有益之與無益有用之與無用且詹詹然斯以文勝其電 國學扶輪社印

到明文 進 题 长五十三 阻聲教若斯洞者固在變鄉夷狸之中。元明漸入版籍至今數百年商貫住官之述 天下現魔諸變之觀至此而止矣雖然以天下之大寓縣之廣造物者之神奇變化 除婚屈而升如龍如蝎道當其空若覆華蓋谷聲經經水聲潺潺看不知其所從發 養富取道點中與江君透之橫飛雲嚴之機共姓為山谷奇概平生所未見也会治 以小樹俗因有仙人折桂之名余與江君相顧駭数以為飛雲最之奇之不是言而 際恰好俸豁水穿其中若各復吐野張黝深真能探該於頼飛鳴千百為養若弊之 也道士再子經一小門應級而下。復循發而上度一石梁凡再升再降始得一川川 鍾乳紛然下垂如卿雲之狀補索輪国不可指數其斷處天光都然一冬青樹從展 未至數里山道院塞了無所異既而山腹中做見五者至則黃冠之魔三個其前三 至學枝花聞所謂然子洞者實隸阿迷州境好道三十里可遠江君欣然共期往遊 蒙之明年。方有事於郡以正月既望後二日出縣行五十里至雞街宿馬其明日當 而區區一二人之足跡所到耳目所及又豈足舜哉滇僻在西南之狼唐宋以來尚 在處域之附垣亦莫知其道從何來遊集於斯也石壁散空中出一手究然指情承 楹較高級拓後牖俯瞰墜然山也而唱然虚其中東廣可列千人之座其上則石溜 遊派子洞記 尤維熊

而數姓之居盡歸於馬又不數十年。冒氏之子後思復傷字而馬竟以其所并數姓 氏者情居其四區之一其他溝畫水分裂若方針俄而舍馬者凡數姓又不數十年。 見孝永皆白而悔安知他日所到不更有奇於斯者而斯洞復為遠東之不平然則 之居及所居四區之一合而仍歸於冒計一百餘年之中人事遭添有若此者天地 當時剧雄之士大書特書不一書矣不數十年而冒氏既衰乃割園以第於人有馬 史俯仰於高下之際縱獵平道整之載又或行聽指矢擊利彈基其不於是園馬蓋 之風海内才後雲合景從如晨風鬱乎北林游鱗泳於巨川至則論列圖書商植文 水總園者其歐也群強先生倡吟壞軍亦職冠蓋與馬存問體還有鄭莊置驛通賓 自有明之季以远我、朝順治康熙間實則公卿大夫賤至抵夫獎婦無不知冒氏 而窮之與并不得而知之者又不知凡與昔人以違東生豕頭白異而欲敬至江東 稍稍涉足而吾與若因得知斯洞之名而又適天假以窮其勝其地荒遠僻随不得 THE THE THE PERSON OF THE PERS 江君留宿對榻成一詩而去越日復為記之如此江君余内表兄名封 人之為學將深造於聖賢之城雖有所得而未可遽自是者亦若是而已矣是日與 如皋冒氏水繪園記 (生逆旅亦可感已今天華屋山邱銅駝荆棘伊古以來不知凡幾其傳之稱 國學扶輪社印

於四時之序為看於卦之衆為震其德為生於氣化為萬物之始易日天地解而雷 夕景也的之終日而忘其後故余於吏散衙退而然息必於是斬青者東方之色也 青樹大數圍者整馬而李君更植之者也今其先整者既朽且爛而李君所更植則 蒙自縣治之東偏有屋三極曰來青軒馬軒之由來舊奏造作之日月不可得而考。 之志是亦所謂一二賢要間者做冒氏之請因不可以不記也至於堂室之制臺樹 图阴文 運馬卷五十三 又繁然而成陰樹當軒之中。其陰足以覆軒之半段股無其延朝曜也弱翳然其戀 冒氏不可謂無人而馬氏以鉄墨檗績緝其殘敗其卒也拱手讓心以成其子若孫 工匠之姓氏不可得而詳其以來青名之者前令醴陵李君也其所以名者舊有冬 陂池之觀則昔之記者詳矣故不復書。 時困难之徒能採簡執脈以從事於斯園與否要之於凋謝液夸之後先復先時則 者尚有登壇建職如辟疆其人能奔走天下士而天下士之蘇集衛至亦尚有如當 久者則名賢赏析之區文士者述之地耳然而元亭選樓書集筆家今之能舉其名 則水繪園之復為冒氏有也豈偶然之故哉吾不知今之冒氏之後偃仰於園之中 者已僅僅十之一二至若玉山之堂月泉之社去今曾幾何時而大半委之樣恭然 五 田上十七十十

者其所東之質固厚則其生也易逐植之者将有取於是乎。雖然我者培之順者存 也夫物之艺艺也猶民之芸芸也物生於春而成於夏故陽氣畢達而草木楊次民 之年十二月初七日葬於吳縣充峰山柴場村時諸旅行幼藏石開如越合三十 吾鄉對溪彭氏自南的芝庭雨先生並以會試第一得狀頭其後任京職外官 為瘿矣有支雜族於之疾則中喪而為應矣此此皆治蒙者之所當知也後之君子。 之聖人之訓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檢詩人之所能也有雍腫盤錯之疾則氣散而 為鬼庭脱海者骨易竭故權則日及而相必早零冬青之村並能肯四時而不改意 生於天而育於人故聖王之世幼孤得遂長而老者以壽終生者性也有生者皆有 年長君持狀屬維熊補銘讀之乃知厥嗣昌大公實有以儲之因樂以積善餘慶之 性復其性而生斯逐長奚獨一樹哉且吾開物之分芳者物易附故桂為處宅而柏 理為天下告不敢以不文辭公性純為母宋夫人遇病疾雨兄服官於外公浴君除 其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 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指青之象也老子日家人照照如登春臺來青之象 不絕比自甲辰至己根成進士者凡四人皆出應山公像公之卒年僅四十即於亞 贈中憲大夫應山彭公墓碑銘

受不隔遇諸兄子自任所歸尤撫教養至人有事託者謀之必周有借貸者雖數不 養侍疾半載無倦容既而為夫人管葬事廬葵積劳遂得下血疾便發不止復以芝 人組織為慶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福章鎮子組長福達植金組策組恭並幼甘乾 郎中、希洛丁未進士福建道監察御史祝華候選州同知。希泽两年舉人卒。希朝己 六月是年十一月廿一日。合葬於公之養子六人布源乾隆甲辰進士刑部奉天司 於公之卒也能辛勤撫振以終成教子之志生於雍正九年十一月。卒於春慶五年 翰林院侍講是為南的先生祖其考改墨官兵部尚書是為芝庭先生配錢太恭人 府學增廣生貢太學生於雍正十一年九月。至於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曾祖定求官 省行成名立人謂家養之端得之庭訓者多矣公諱某字與古應山其號也為蘇州 籍爾絮展五之句盖公之盡于職者如此公於兄弟問怡怡偷偷雖出處互殊而友 庭先生致政歸恐這温清之節遂絕意進脈先生哭公詩有天許衰齡親筆研南阪 隆五十五年,賢嘉慶元年四年累遇 覃恩以布源官贈公為中憲大夫刑部奉夫 閉戸誦論語及朱子小學諸憲其督課諸子更嚴而有法公既殁而諸子皆接跡臺 以財匮解其為於見弟朋友又如此少讀書務博覧者與賓客飲善英後忽自悔日 百進士禮部係制司即中。希然元和附貢生嗣弟紹升後女五人俱適士族孫男

									繼	德哉	學	司嚴
					.				繼繼承承以康威岳	德修於家獨性而厚花報不要慶章於機後人之處前人之儲儲之不竭引之有餘裁銀日	學諸養永地美而不盡其力其收必倍理固然也然非有厚培之者惡能若是之國	司即中加二級公承界世通願之後兄弟皆登科第公獨以諸生終而子孫益昌大殿 葬文 匪 老五十三
			-						和	家	彩	加文
									康	理	美	終殖
									处居	厚	深	家
				. '						花	盘	界着
										至	カ	連手
										慶	校	機三
			1					ŀ		章	格	人
						;				楼	理用	老
i	·						,		 	1 %	然	全
					 					慶	大大	第
			' 							前	非有	公
											厚	以
										儲	70	第二
] .]									₹	有系	而画
					1. :					竭	能	子學
							. ,			7	夏冬	善新
										角餘	1	一点杜大郎

別月に医した。 富者出財質者出力近海之地動極累干萬人其强有力者曰暴平居以錢養窮之 之人為之私販而坐收其利官選兵役捕之則潛通無蹤必欲索而得之則聚眾拒 饒則問問無賴之徒奪趨乎其中官雖設属禁以禁之而卒不可禁何也私販之徒 設鹽場大使原以指容寫戶也然寫戶魚鹽以賣與官商與賣與私販之人大使不 為之變計美若廢網商而按電以收其稅夫鹽無論公與私其源必出於電 詰其往來之迹凡牧今失察過境者皆有咎故牧今亦以解私為苦而不樂為如此 又私受其脏為之耳目官之不肖者或亦染指馬至地方偶獲一版私之犯例必窮 捕其人家藏兵器雖館職大縣皆有之故兵役畏其强而不敢問其兵役之點者則 法久無不敢之理鹽法至今日而敢已極考今世官定引鹽之額將及百年此百年 厚利以資其生欲其安分而不為非亦不可久也故日鹽法軍此時而極敬也今思 而欲緝私以暢官引之銷此必不可得之势也且問問無賴之徒孝幸而州處又植 中生齒之繁不啻十倍而嚴額不加增是四海之泉食官鹽者十之一食私鹽者常 十之九也私鹽之價其利即十倍於本猶不及官鹽之慣則其利能矣私鹽之利所 鹽法論 ۲ 石親玉 國家 4

勤公内召入閣賓客皆散是詩仍歸周君其後十年周為江都安子寄信求是書周 遂錄副寄我因授之梓人或日漢魏六朝以來詩人多如牛毛之不可數子無所刻 其為人辛未感感勤公以故相節制三江予以舊吏後入幕府掌文室同時有抗人 嘉慶丁卯冬。子自翰林編修解組歸田寄居於杭城西南隅紫陽山下。時時出鳳山 役無需索之弊收令無處分之憂鹽幕亦化良民無聚衆拒捕之禍。國家安人之 取於農民者可量為裁損此亦崇本抑末之道也 國家理財之術未有善於此者 樂從也大使戲寫戶之稅而納諸運庫運使經數其數而報諸鹽政官制悉仍其儘 周右為公司記室携有和靖先生詩一冊子借而讀之心乎愛矣不思釋手未幾威 門行過萬松嶺放小舟倘住於六橋南北或登孤山謁林處士祠堂徘徊瞻望想見 也彼商人謀利者就竈戶市其鹽東西南北聽其所之而不問官無私販之禁則兵 你亦未有善於此者也類年往來刊江之上親夫字盆為業者每大息於調劑無策 而母容變置馬此法立而無不稅之時其課之有十倍於今之課者經費既好則成 国車、万里美土二 滅馬以留餘力於電戶設有淫雨水溢之災則確勘而豁免馬如此立法亦電戶所 乃作此論以俟采風問俗者擇馬 林和靖詩序 國學扶輪社印

明太祖之起江南也獲佐命之士三人日劉基日宋濂日方孝孺劉產青田宋连浦 抱公輔之林而未及施行者與而世之人往往以山林枯槁之士目之是未可為知 樂天知命而仍不忘也君愛國之心者繳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生斯語善 若逆科有請康之福者的非知道者安能出此語好身在江湖而心存魏則者軟殆 當世事無所擊心者乃臨終有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憂深思遠 江方產臨海皆在浙東劉奇謀秘計運籌帷幄以成大功宋侍從密勿之地鼓吹休 之善者也先生在臨江識李諮於時人之中而以公輔之器期之學識如先生始亦 至真宗之也海宇义安可謂小康矣乃一念之係假記魔書東封西模粉飾太平流 而獨刻是編者何也予目古今人 誰為作俑者通派毒至於此極也和靖先生當仁宗之世前居野處蕭然物外宜於 和靖先生殆孔子所謂知道者乎。夫宋室之與也勢祖以神武之姿削平禍亂再 於雅頌山林之詩近於風臺閣者以忠君愛國為玉山林者以樂天知命為宗詩如 言者也子愛其詩論其世而知其人故者鄙見如此而即以為詩之序。 及宣政之間崇尚元教降天子之萬而以道君自號其福遂至父子客死神州陸沈 月 明王忠文公集序 この種類ないこと 人詩不一格有山林之詩有臺閣之詩臺閣之詩近

未决會元使脫脫至自沙漠以危詞請王公送遇害建文初該文師正統間改諡忠 中書省接應官至翰林待制明祖當字而不名奉命至雲南諭招梁玉梁王持雨端 行孙忠勁節卓然可傳者子曰有則義鳥忠文王公其人馬公諱禮字子充家近華 盛 那古所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殆其人與雖然此三公而外,浙之東尚有鴻文偉 郵來婦人孺子亦咨嗟而太息之嗚呼當是時河岳英靈之氣何皆奉一方若此其 幸則如學生櫻不測之福強頂來烟身死異域此其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 **吃為越玉留飲數月雲中裝千金錦衣漢拜太中大夫以功名終古人之遇有幸有** 餘城忽淮陰侯兵至遂為齊王所東至於陸生說尉忆片言相合如石投水平拜尉 為漢王競容馳使諸侯及楚漢相持在成軍等洛開生以三寸之去伏較下齊七十 人者清芬骏烈彪前宇宙至今鄉東之人祖立之方聞級學之士調誦之下至婚夫 明為一代文章冠見方則以剛大直養之氣抗節於成祖請難之處躬罹修養此三 文隱觀公行事可不謂忠乎親公所者迹可不謂文子。昔吾請書觀楚漢間事鄉生 下已大亂逐隱居青巖山中術人齊琦見而幾日此與朝人物也明華元命應召署 不幸其相懸萬萬若此也公之使於流也幸則如陸生功成名逐歸受當於天子不 川因以為號少績學能文章與宋臺源同受業於黃文獻之門學成而元政不綱天 国籍林鄉行印

射從徐敬業起兵討武學之亂事雖不成義烈之氣炳然宇宙所草機三尺童子。至 秦時有孝子顧烏葬其縣本鳥街土來助縣之得名由此始唐則有駱賓王為臨川 姆壤住住寂寞無別者非無人也無人振起之也義爲地分数女之次今肆金華府 古云十少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巴必有忠信自古秀民善去不擇地而生然遊脈 也然孔門論士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之二者雖成敗不同其知恥與不 所毒宋亦幽愛氣滴遠方以死如公者僅僅殺身成仁博禮官一論豈明之少思子。 後輝映尚當時偉然一人傑矣哉吾獨怪造物者之生人也既予以輔世長民之林 磁公通留之逐改南渡中與之業而公留守汴京招集天下勤王兵誓師渡河請高 於余夫表章先賢俊死者之責也余為敢辭 抑天果不欲以庸庸之福相待豪傑之士耶論至此又不得不為之三數也公有集 唇君命之義則一也若公者其出處似青田其文學似浦江其忠盡之節與正學先 而顧不使與蕭曹房杜同享太平之福而乃令其與世伦像方以身殉主劉為奸人 了尚能誦之宋則有忠簡公宗澤當靖康之難守磁州高宗潛龍在淵料赴金替過 一十五卷。鏤板行世久矣經風霜兵發之餘不無殘閣失次其後香醵金修之索序 月しましている 重修義馬縣忠孝義祠記

當亦有間風而與起者耶風俗人心之養富亦有不待教而成者耶常惟是官斯 忠如宗澤孝如顏爲義如駱賓玉固古今不世出之人矣今之人猶古也曠世相感 義祠建於雍正五年。截在犯典者五十人歲久沒發棟字個類庭犯無緣不治惟無 斯民国能自養奏官斯土者其以教為先務數同福既至官己人請日縣信有忠孝 能為也古之所謂循良吏惟在能教養斯民吾聞表為人務農為善藝植地居溪山 惟今是聽語故除暴惟令是意水旱山荒惟今是沒令之為職暴重矣然皆世俗所 官機權知縣事請字縣之術余日縣令民之牧人也錢殺賦稅惟令是徵刑罰訟獄 爲所產則是邦之風俗人心固有勝於通都大色者矣嘉慶戊辰余長子同福奉上 終公之世金人不再犯汴京惟公保障之力此三人者皆古今不世出之人皆為義 国南、ラ同一、美子三 教莫先於風俗風俗之美莫重乎忠與孝與表忠孝義稟諸天性激而發之則人 之間水旱不為災雨歲耕則有三歲之食又土產牽榴園林之利歲入二三千萬錢 宗回墨圖恢復之計成至二十四上為黄潛善汪伯彦所油發情疽生於背而卒然 者樂與觀成亦采風問俗者所聞而嘉致者也余不敏方待罪史館宣教化屬風俗 既成同福率邑之人士落之而請余為記余日善夫此即是余所云教之一端也夫 以妥神靈而昭於靈願及時修復之於是鳩工元材繕字章播四郊間風頭躍襄事

惇史職也故書其辭於麗姓之石以告方來 官多政績不勝盡述其大者以示後人君官至四川钦永直隸同知援例改六部員 子而不知情君因利乘便使數十年之惡俗一朝而華其有造於斯人為何如君恐 之心稟於天性而殊方絕域未聞中國聖人之裁逐至特割其親而不知非奈捐其 為義塚夷民感動其俗遂革西域人向不出癌間有一二即拋棄山谷以避沾染君 之教而變其俗則最裔周君有又多為君諱明德字其務府其自號也先世家於吳 蜀於中國在西北邊徽二百年來數有兵事故文武官吏從事行朋者不少其人或 のか月に上生していることに 又請於和設立醫局樂館只有嬰孩出痘者即送局調治由是保全甚多夫人孝慈 腾錄議欽縣承發四川試用時金川平定京兵凱旋君即奉檄辦理回兵差務欽劳 **胎君幼好諸萬十二能詩十三學為文年二十。歸蘇州南北鄉該皆不傷以四庫館** 門曾祖敬侯雅維新皆太學生父大倫候選縣丞君以祖若父游幕泗州因家於盱 飛锅挽栗或唇盾草機皆以功名顧然馳驅萬里之外。伊荒服之人得聞中國聖人 以喂魔犬雖人子於父母皆然君請於駐藏大臣尚書和琳出示嚴禁並指於山以 一級西域之用兵也君隨大帥至兩藏辦理軍務西域之俗人死不葬而衛其肉 四川飲水同知周君墓誌銘

兹出宅非過長 俸哉周君人中豪服官不揮勞人勞馳驅為里行荒機佩刀索筆隨旌福運等惟婚 略而為之銘曰 慶二十四年年孙子弟上於道光五年十月朔日奉二親極合葬於長洲八都上 國南方同一美五三 冬戎輪視彼荒服如同胞移風易俗思澤饒悟悟大雅德音昭佳城鬱鬱军木高銘 圖海淡字圩白坊之原索予銘其墓予與君同官於異知君行事務因致其生平 外郎未赴官於養慶六年告歸時年總五十二亦可為急流勇退者矣在林下優游 二十餘年道光三年。平於里第春秋七十有四配王氏淑慎持家言不出關先於嘉

未開剛者常得山而柔者常得吉也語有之遊除之人口柔成施之人面柔夸此之 非臨沒時之認論乎不特比也以天地之大言之山剛而水柔未聞山之剛先水而 一若以時論之权向尚在老子之前必不反引老子之說以為說明矣明舊有是言而 此不然之論以狂世子此盖道家者流記為大子之言以自售其指章風於之術耳 馬古柔是以在不知一人之息骨於最剛肉與舌其柔者也人而委化則肉與舌牙 道家者流竊其說以敗世又託之於老子近託之於商容皆不足信者也若必曰柔 何以見之說死云韓平子問权向日剛與軟孰堅對日臣年八七萬再隆而舌尚存 人體柔使柔而得去則選條成施之人攸住咸宜矣而不然也老子就有道者豈為 說何為光且日有則有柔未開人以刚日出則必柔日出則古也人之性有剛有柔 剛者又日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日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則之德可貴如此而守来之 消滅也以物之一體言之則枝葉柔而本剛未聞本之先枝葉搖落也且天不剛無 消釋而後及當與骨是則當與骨在之時而舌與肉已不存矣老子存亡先後之說 世傳老子見舌而知守柔而以為柔之道遠勝剛非也老子之言曰故堅剛則先弊 以制星辰日月地不剛無以制五嶽四流人不剛無以制百骸四體孔子只吾未見 j 刚柔篇

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眾以近小民己重因矣其間即有稍知自党及 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超向順改見里中有為守令者威友慰 令者威友慰勉之必代為之應日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 别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里中有為守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然則為守令者豈 國朝文团一港西三 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類矣於是為守令者其心思知感親戚朋友妻子兄 勉之亦必代為處司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己者若干而 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批以 第、奴僕婦保於得缺之時又各指其肥难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 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 親戚朋友奴僕媼保者又各挾谿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於是不幸一歲而守令 先問一战之随規若何屬員之饋道若何錢糧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 則去之亦惟應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於七八人之所為不山且有為今日之 可勝剛則吾宿為龍泉太阿而折必不為游縣引養以長存者矣。 守令篇 一國學扶輪社印

名而設要者奏名家則不修权父之敬宣族則世無渭陽之情陵夷衰微以致為人 害極於天下矣士大夫之家法轉移風俗之具也范滂之母以今名最其子樂羊 法者也治天下之有法必自士大夫之各修其家法始故觀一世之治亂以風俗之 婦以不義楊其姑風俗所以美也迨正始之後有居喪食然豚者矣有直斥其父之 安全而年欲銷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所者然吾又當點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 做惡上之風俗之城惡又以士大夫之家法修與不修為斯家法境則害及於國矣 有以致心西漢風俗之漢亦士大夫有以致之其由於士大夫何蓋治天下未有無 風俗之微惡由於士大夫其端不出乎上也亦不出乎下也東漢風俗之城士大夫 他族故也其合族之法曰善惡有别實縣有等。夫善惡有别則父日以戒其子。兄日 心世道之患則風俗之薄為之也丹陽珥塘荆氏自漢三國以來即為名族迄今已 也則豈前之批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居心做有不同者乎。 者滿任而歸或能任而促其藏餘雖不多然恒足以温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 百車所得求當不十倍於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己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 二千年而讀書敦行之士代常數十輩其故何則諸祭之修舉家法之嚴明百倍於 月 珥塘荆氏族譜序 て重要とえるとこ

国東、ラー月一大王一三 天下而可 所以簡也余與荆氏有速又幼當受經於華亭教諭荆先生汝翼故知其家法甚詳 不肖之子名不過一家之故耳使推其法行之而一州一邑及於天下。可無券民矣 行之二千年而不壞故制氏之門地才望常為他族冠蓋一家無偷便安善遊院及 耀身父日以勉其子妻日以勉其夫而偷便安喜遊旅之子系幾無以自立矣其法 定北宋諸家無不涉歷近體則尤近大歷十子雖心摩古人而於古人之外別有 人者之詩而合觀之群實能頌習古人矣顧自為詩及不能學古人遵路能學古人 詩名已號余南學除未敢遊定其優为也三十後交直漸廣學識亦粗逃因悉取三 余幼耽吟詠未成童見即識里中詩人三日陳殺賓日湯連路日錢季本時三人者 則今之序雖由於期氏之請然豈僅為荆氏一族言之亦推之於他故而可推之於 以戒其免而不肖之子第無所容身矣贵賤有等則富者或寬博卒也皆者及章服 種幽奇蜜秀之氣耐人尋味余尤心折之年益長交益深季木所為詩亦益富及四 矣而未能盡化古人之蹊徑也獨季木才最高五言法魏晉六朝歌行則自初唐以 州一邑及天下無莠民而尚有作不靖以干國紀者子吾故曰家法之詳國法之 錢大令維喬詩序 國學扶輪社印

書而全己蒙 恩旋里矣季木於友朋死生離合之際不思相負如此然後知季七 與之缺別間季木得余書痛哭失聲時時走余家問消息及余抵成所甫一日即得 THE CHANGE OF LAND IN 急而排構之訓笑之以自明汝世之工否則自詞為深藏遠見以為固早應其有此 詩之工季木性情之學為之也嗚呼人惟性情不勢故遇事斬持而端甚或幸人之 李木書於患難中中之以婚姻所以慰戒之者無不至在成所三則月九三得季 又敦促上遊忽猝未暇念及妻子也獨割皺紫紙尾疾作書寄季木與孫兵備季他 聖天子寬其要領之誅戍之絕域即日押出 歳以語言愚熱部議殊死 該季本亦時時言欲經理前後所作艺余訂定之而余又以奔 國鄉入都矣不半 親也歲戊午余以免娶乞假歸在里中八問月與季木過從尤處亦時時根季木之 **国之半乃過從未及數月余即入都嗣官京師者十年季木之音問時至詩顧不多** 於古人之外別具心手子此季木詩之所以可贵而子之序季木詩經覺平生不禁 此其人亦何當不為詩元然要皆揣摩世故之談影響游移之語求其能頌習古人 下後季木已以名孝康出宰折中數縣連有日矣您謝病歸築室邦溪之地名曰半 一十不得一矣况能學古人而得其似乎。學古人而得其似己百不得一矣况能 國門將余在請室中線継編身後車

遂得致位御貳與華亭之沈度及第繁皆以楷書遊入翰林凡金版王冊皆令書之 贈尚寶司丞凌信字尚義以楷書授中書仕至太常少卿及閱明史安南列傳載憲 傳以碑文屬亮古亮古改明史賢一統志江南通志凌公事蹟無所着錄惟吳江縣 奏衙司主事凌題祠基亦立修革工始於嘉慶六年至七年秋甫晚将立碑以永其 年為置祠田緣危属迄今又一百五十年,田常於住持僧某碑磨於遊方僧某其僅 凌替日益領地一修於其蘇丁己同里胡居士元嶽再修於崇正平己其居士清氣 大常以前又當為尚留鄉並出便遠國也夫宣德成化為有明極盛之時公以善書 宗践作命尚寶柳凌信行人即震賜王黎潔及妃彩幣瀬遂遣使入貢是凌公未官 傷志載凌顯黎里鎮人字方光考授大與縣丞欽給勅命陛工部主事後以子信責 國南河图《港王十三 其悲喜之交集也李木近随學釋道兩家他日所為詩或稍報道流程花之語然此 吾當作續吳地家墓志載黎里鎮有明太常寺少卿凌信墓其旁有處名賢編即凌 非季木詩之至也故子序季木詩亦以己未以前為斷云 存之子姓亦無有過而問者徐侍詔達源見而慨然謀於里心并太常之父明工部 公祠屋也舊藏宣德時所給勅命及成化時賜諭祭葬之克故庵以名馬厥後子姓 重修明太常少卿凌公祠墓碑記 國學扶給社印

|綿數年卒計至父母知女性烈花不以聞您一日閉戸飲运父母改局入女哽咽日 徐即死矣昨示夢於女以不得入祠為恨父母能如女願當住成徐郎志古則從此 父子事蹟久而就湮也故樂為記之 絕粒矣兄弟輩百方物慰女惟俯首吸泣乃往告後徐初難之姑優然回有婦如此 負女犯氏世居海南之家花里父某諸生母朱氏女行四边端嚴寡言笑稍長讀書 吉以征後值他事不果亦可知當國家重照累治之時持天子節越大海使萬里速 置謂非身前後之遭除均有過於人者乎亮吉既重待詔之能表章先哲又慮凌公 年祠與墓又類見修於里中之後進使人過太常之所訪賢編之庵尚派連住復不 國得以紀其風土人物備一代軍故亦有命存其間固不可幸致耶凌公之由尚寶 今天子嘉慶四年。亮吉尚在翰林通玩球國王以嗣位乞封於朝掌院事者将舉亮 通大表遇古人節烈事必手抄成帙時調吸之許字海監徐生标生勤學得療疾種 柳得推太常或即以出使城未可知也總之凌公之生獲以才自食其没也感數百 其致身通顯亦與大常等稱雲間大小沈學士云以是知士生承平几有一些之長! 無不可沒磨自見太常與二沈均可云遇其時矣又當憶 视貞女傅

旅食類年手口所营一空於盗再耗於病羸體又不任劳作是天不欲我裏大事 積勞成疾瀕死者數少經詢悉醫藥費所耗殆盡惧恨見於辭色初女得生遺像態 戶甚規以攝生且即欲為立嗣女日壽天命也婦職未盡何以子為作不報於且秋 姑與夫替北者也旋居父表女以痛父故且念皆盡失葬無所措悲尚成疾疾稍削 時節及諱見始住家祭祀亦時迎父於家敬奉之知殺完濯不假手他人越四数以 為之歲明年冬歸奉母病不解帶者三見母發哀毀盡禮女念父老多疾留侍養逢 受滑田三十畝多浮糧遇儉歲體的技不給女性勤儉至是為空方計畫夜操作指 矣登堂拜姑後奉主入祠布衣疏食儀然未亡人也女事姑李姑謂人日我得此婦 國南文图圖表王丁 不天所隱忍至今者為兩世遺骸計也門内無人相助者惟兄果今第又天死兄復 諸侯日夕焚香病時為人所孫見益悲傲是冬以哭弟歸位中大作泣謂所親日女 也今雨世未栽嗣子未立遠捐生如死者何始收涕謝之徐家故為女與伯叔析居 又念年力尚批或可後圖力疾强起用益節作益勤雖困頓不恤久之戚雲見女憔 父病歸侍室内無人偷免穴垣入空所储去女聞之號曰天乎是十指所積欲為 而使之裔恨以終乎逐年人成禮於庚子三月歸徐女時年二十七。距生殁已三年 一即若不死姑遘疾女醫務問效舍發異優欲引決有宗長謂之曰婦之來為夫計 國學扶輪社印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余視學貴州還京以小除日抵湖北之呂堪順黑中有迎拜馬 史氏目貞女之死可云從容就義矣其不死於夫為舅姑也不死於舅姑為葬舅姑 書與一文極余於其官寫出東中金持贈以別行數縣作書與湖北大吏言君之節 皆民間疾苦與是務絡驛親淮停而公服破壞余悚然異之已復出其寄見艺孫之 首者余起婚詢則吾友王君艺孫之第呂堰驛巡檢王莫孫既抵館揖之入其所言 當該南史孝義傳諸監束污里居氏女孝養父母及父母卒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 及夫也至所積之後一耗於賊一耗於病内外親又零落殆盡而自女不得不死矣 至夜投繯而絕女生於乾隆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殁於嘉慶元年四月初四日得年 非貞女幾幾不血食矣志定於中而嗣廷於世所繁直淺妙哉 無虚日。内長春。女自知力不支欲常產營其求尼之不果成三月於絕粒八日不死 四十三歲嗣子一名鳴珂方三歲女殁後所立叔子也 但恨辜負此十餘年耳素蓄一婢至是遣去惟子身馬蓋自裁之計决矣嗣後疾痛 別別文産人と丘兰 大吏復書云君題直優忤上官上官及其同官無悦之者余又為爽然不擇者久之 小嫁為山劫所殺貞女之死一何其相類乎卒能感族人為营葬立嗣則徐氏 湖北吕堰驛巡檢王君神道表 一宗

親殺驛官且言驛官從橋上獨身接戰連刀數人既中不創甚自投於水城深情對 急然賊勢益級君所部寡殖度不可守乃作書別父兄付弓兵劉禄持去且便取巡 君出迎擊為城月劉方達劉漢德陳起蛟三人鄉斬驛前又自作官文書指當事告 户單弱悉遷呂握鎮一鄉勇能自食者聽其無食之人為設飯做立程的總頭目司 當南北之衝無城郭可守君日夜焦灼啓上官求學書旨不報君不得已自起行村 越五品得艺孫書則君以禦賊不屈死矣方嘉慶元年正月。湖北逆民猝起於是節 मिया त्या 賊退之義還見橋下沙座露衣乃君迎擊賊時所者繼展陽知府即徐升至辦認亦 鄉勇十名設頭目一人頭目十人設總頭目各相轄而統於巡檢司一附近小村口 止己揭榜晚子供耕種如常會賊已起襄陽之黃龍墙君預三備賊章程八條一凡 鎮為畫守學策時縣中官吏捕邪教殿株及里處一方齒然具擔索欲移徙君急慰 陽荆州宜昌施南諸府州縣所在如蝟毛襄陽府屬南漳等縣亦相應和旋起呂堰 禄之義走已數少見成已過橋有數成方環視橋下之義意君已投河死逐跳光比 檢司印上在又今從人徐升間道行而身上大橋罵賊頃之復令小吏廖之義趣劉 其事他若擅自遷徙及飲酒賭博皆有属禁部署南定賊大至攻呂堰三月廿九日 如之義言八月其日賊再陷占堪領兵者從賊手殺君巡檢司印城目前宗武自言 アラフェ **西学扶輪社印**

余為 亦遂無照類以呼君可謂賢也己且大吏不能學賊而巡檢學賊大吏能速延遊賊 學至危苦為狀而民卒不忍舍去造君死而一鎮之民死於賊死於路死於餓寒者 一競以君為作上官者宜也又吾間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逆民起事之始皆因州 題而數百縣起寫合本定之賊任其在來家定化為萬干邊延無已以致傷我實心 節之臣可云厚矣嗚呼君一巡檢耳處事之周臨命之定如此然則大吏守天子封 丞例議如又視四品以下世襲雲騎科製次完更製恩騎尉問養 朝廷所以報死 一出之并被其和刀型業集補罵不絕以乃死君死節事至是乃大白然前此或傳君 而巡檢獨當賊之衝日夜殺賊奮不顧身乃力竭而為賊所殺此者節也亦僅事也 縣通逃藉此逃死而君以一巡檢獨善拊循其民無事則勒之耕桑有事則偕為守 任事之吏與守死不去之民及事已過或又以輕敵情事之告安之則平日以君為 造骸亦脏所营葬則君族第仲光至呂據訪問所得也事間有 旨入昭忠祠依縣 賊過已堪無不頭敗若有贈之者斬號日此巡檢者之電為正廟羅拜乃去或日君 已死或以為未死而余則斷斷然必君之死蓋立該數刻而見君之性定也自者死 天子史臣而不能傳奇節志怪事則不稱職是懼战因君兄已孫之請而為直書之

生卒歲月詳泰兵備瀛與君見色孫所為行寶及狀中不更格。

至如鍾氏廣漢撰建元者萬氏季益撰紀年東考據拾可為版備然鍾氏遠紀外域 其亟付鐫行以為請史者之主集可子。 到別文涯原を五十三 轉未之收則是年抑又難者况終古今數千百年而約數千百卷之史以經緯其間 之勤樂諸史才所未成者而成之秋涓先生之學大矣壽圓雅材好古善請遺書尚 朱氏紀年備遷削去吕后王恭曹魏武后朱梁諸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駁之說善矣 代宰相年表補前人之與矣而未備吾知其難也至如紀年之書若稽古錄後永嘉 半林句余為钦余惟思代甲子老為編年之體而繁事為表則又似合紀傳編年為 秀水徐秋涓先生踵姚江黄氏恐代甲子者為繁事表十卷始黄帝元年終明崇禎 則其難有數倍於作一史之表者今此書的元提要以斜上旁行之格寫係舉件繁 而皇越昌行之鐘流在原州及未之及萬氏博松軍書而天賢實大之石近在吳越 **春邊韶崔實延篤之百官恭作矣而不傳來布之之漢表熊方之後漢表李赤之恐** 為得所未閱顧自孟堅而後諸史之表與如伏无思黄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思澤侯 十七年為七十三甲子又三之一書成藏於家令子壽面上舍欲刊行之介車學博 手者昔劉肯答王僧孺籍之問引桓譚新論太史公三代世表並效周語僧孺教 徐秋湄磐事表序 李骞芸 100

所祠之左為兩校官署兩署之間傑出者為尊經閣閣之前為明倫堂堂之外為上 年利者輔如其直子之既不致小人之怨而學之舊基背後輪馬鱼馬規撫乃得上 地祠為省姓所冀然於横舍之左者為文昌祠學然於東城之上高順一郡者為財 四大有奇高盈及於前為露室為我門我門之左右為名官鄉賢二祠祠之下為期 户材鸠工則十三年之久至今始截陳事其视舊制而增改者則為 大成殿基正 年而通一點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名自漢以後雜學支離末學看沒求其通經以致 星閣狀然樂施而俎而豆之者為捐輸之人題名所八己之所曾奉以底於成者計 池為櫺星門时之外傷為路今改而風之為官牆殿之後為 崇聖祠為祭器樂器 隘朽壞己甚敢後重修之仍是在嘉慶九年盖前太守與義李君明心實倡之動輸 汀州於唐而學聲於宋至 備於是郡之賢士大夫白余一言以志其事。余聞班固有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 銀三萬四千五百兩有奇董厥役而始終之者為某某等其大儿也凡鄰之占據以 財為學者所於其端而不自幾而於聖賢所謂本弟忠信禮表係形之遊離經辨志 用者盖亦赴矣有宋諸儒發明性理之說符然一出於正而承其流者或以空虚做 國朝地凡三做追乾隆十有四年當增修馬而規制被

啓生城而空馬先期來自廣芸為志養之家廣芸未當學古文何足以銘先生顧西 年三月無疾而遊於是年八十兵配何賴兩宜人先至己葬而令于將以臘月之吉 一基館文碩學以致其用將以為聖賢根本之學且彰 夫以廣去課文示先生日孺子何如日可教也時廣去才十六歲再遍年而先大夫 父執易園王先生既就養於今子追祖西平官舍之六年也一旦前歸思西平性最 政事卓然可傳流風未逐有志之士能母感乎是非無昧乎和正修身践行以植其 示敞了雖山國解在一隅然先輩中如黎娘曾雷貫一諸先生或以理學或以文章 敬其樂孝之教切於倫常日用之事者及視為淺近不足務由是人心日滿而風俗 **孝。至乞候身候代而屬其兄述祖及婦子輩先奉先生歸以善慶丙寅八月至家明** 見背廣芸備思艱苦與西平兄弟先後同應童子試後体恭科第出為今十餘年來 其銘先生也固宜憶乾隆戊子被廣芸传先大夫入都始識先生一日遇寫含先大 平兄弟不求之朝費而以屬風壓俗吏者盖以两世交驗知之深言之為可信也則 聖朝治化之隆者安知今之不如昔哉余願汀之諸生母僅以科名利禄之見存於 徐州府學教授王公墓誌銘 J. 1 F. ' []

医朝文題一卷五十三 初字秀峰號東溟又號冲成子晚號易園居士以國子生中乾隆丁酉順天舉人戊 就後進甚叛年及父始登一第遂就學職不得以改事表見然每每佐有司勘災散 思銘吾先生哉先生幼慧九歲父命賦萬壽的該奇之者以松花石硯硯為 濫膺都行而奏白齒落頹然一翁自先生没後先大夫之衣蓋無一存者矣嗚呼其 宋自北遷南后崑山為望族有介山公韓芬者始遷嘉定九傳為貞憲先生韓奉際 成進士任徐州府儒學教授以子進祖官封奉直大夫西平縣知縣加三級先世在 在曲阜者四年大學士公阿文成公亦延以教公孫侍郎尚書雨公是也其餘所成 仁南明先大父物也及長逐以詩名大江南北詩人林立皆推先生執牛耳然先生 **卯舉人祖考諱晦康熙壬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考諱思張國子生以先生官贈文** 略見端倪若夫建家衛輯宗譜花樂餌之類指其小節耳按状先生詩元數字权華 極居民所活者甚聚後先生就養西平无以如意於恤獄囚為訓先生之經濟於此 服捕蝗必盡心力為之當奉檄勘沛縣太行限戊夜水清隄入城乃佐令集漁丹以 者廿年從不以行卷干貴人學日進品日來名亦日重行聖公聘為子嗣公憲培師 行該有古君子之風其居心行事無浮簿之替不當以詩人目之也往來京師就試 明崇祯癸未追去入 国朝不住是為先生之本生高祖孝曾祖考諱稱汝順治華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卷五十三十九 即是衛生門 人名 與 到 東京 一			vo kureš vitaje			and the same		H FAT COMP			er ou (Exch.	(Competence)		es e meso
一九八十二月十八日 一九八十二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 一月 一日 一月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國							地	太瓜	葬	桑	日の町	2	林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朝			1				基	至	寶	悉	門詩	與	えた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文							福後	色右	山縣	秀基	鈔三	人矣	影何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匯			ĺ		j		光四日	族	油品	4	十半	丑	繼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母理	餘	が三	利	处廷	土	頹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卷						 	可	年科	十九	柔	版行	五四五	均磁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五			i] T	+	圓	悉	世	縣	宜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	1	<u> </u> 					 	いま	译家	師田	くさ	級	ペイ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士	磨	吟感	え	女	男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					祁	尤坐	米二	卷	1	長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採絲	船点	春	代提	质州	延祖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公公	銘	於	經	77	監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u> </u> 	10°	F	を以	時	叫姚	英候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u> </u>		甘岩		飛馬	文獻	元師	遊
元人女四人所 本代 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十二月十八日 大年 有 日 十八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ا جائد					 	<u> </u> 		煮		十	全	孫	城
年食子禄惟有 十二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 有	九								亭 大		年	面	男五	长馬
性 八房所乾 有 日朝著隆	9/2	- 1						 	乐		ナ	卷	るよ	司。
性 八房所乾 有 日朝著隆						<u> </u> 			十		月	王	空	進
有日詞著隆	首位								体性		ナハ	山东	外所	班
	p								有		日		養	隆

馬始之知夫婦之當别也則為幹次授擊之文以達馬其禮非士昏可敗也而於士 引月に重量失三十三 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為體雕犯字之文以達馬其禮非士冠可販也而於士冠馬 之則遇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漢馬遇之故曰春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為堂康拜稽之文以達為其禮非聘親可販也而於聘親 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爲是 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馬者也非禮以節 夫婦有別長幼有原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 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别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 至於庶人少而習馬長而安馬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其於生初而情則緣性 之禮因長助之道而制為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通而制為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 子之道而制為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為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遠而制為士昏 禮也是故聖人之遂一禮而已矣孟子母契為司徒放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實其學者 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馬文 テト

見執替以至於既見還發而朋友之信昭然矣盖至天下無 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縣而長幼之序并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 親势而君臣之義被然兵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餘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 隱英顯子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威王之時上以禮為教也下以禮為學也君子 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聽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 如日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則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 復性也是金之為削為量不必待鎔鑄模範也材之為數為較不必待規矩絕逐也 為數馬非動人之編退不能為棘馬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己矣如日舍禮而可以 敗也而於士相見馬始之記沒禮樣三百威係三下,其事盖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 於鄉飲酒馬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為維胎莫授之文以達馬其禮非士相見可 昏馬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為监洗酬酢之文以達馬其禮非鄉飲酒可販也而 禮美由哉盖性至隱也而禮則見馬者也性至做也而禮則顯馬者也故曰英見乎 鎔鑄不能為削馬非臭氏之模範不能為量馬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 飲酒士相見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學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什也非察氏之 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去冠聘號士昏鄉 国東、万日一月ヨニ 一人不囿於禮無 國學扶輪社印

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 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家皆也其介則次之其衆富又次之故献 引月に重要とこと 賓則分陰其俎用看·献介則共陰其俎用肥格·献泉賓則其長升受有應而無俎所 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 不依於禮循循馬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原公司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以喪服之制論之民弟親也從父民第則次之從祖民第文次之故民第之服則疏 為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為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别求新說也 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見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 記日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 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熟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衰裳齊期從父昆第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第之服則小功布衰壞五月 是也故日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 復禮中

凝馬是故禮也看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葬而出之即一器數之做一樣節 之細莫不各有精義确論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本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 義矣為祖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見第之服服從父民弟從祖民弟以獻獨之 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為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 恐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為斯人所同樣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 馬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為斯人所共由故曰道 這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虚駁而無所薄亮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者 者所由通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别求所謂道者則否渺而不可 献審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於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 禮獻介獻衆高則謂之過以從祖見免從人見第之服服見第以獻介獻衆高之禮 義以為監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 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如特性日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日 南民以仁母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持義 国本了是一天王 而大義亦可以減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 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印君子 |國學扶輪社印

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添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做敗適成其為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 侈該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偷也稱讓升降有樣可奈也豆造泉姓 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恒言禮未當一言及理也記曰道 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為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為平天下之本而 一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章是皆以 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馬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馬爾 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解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 禮又為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别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為 修身為本又日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日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就仁義而申言 **係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 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盖必先習其器數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思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皆者過之不肖 不成此之謂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閣學致廣大而盡精機極高明而道中庸温 復禮下 · Jamil W

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為賢知之過以爭勝於其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子禮 之以心為性不如我之以理為性也嗚呼以是為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道所以小聖 無雖於湖說者以為喻惡人遂去民得其所即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 變之以繁聖人之遺言日吾聖人固己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聞之日彼 性極其幽深微妙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為弗如於是竊取其理事之說而小 國南文匠 老弄三 禮顏淵問仁子日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日曰非禮勿稅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数時往不可復追即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己曷當有 人也以是為關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便如彼教 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别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別夫釋氏之言心言 悟境也盖聖人之言淡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為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 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爲足大異乎被教故儒釋之互援資始於此矣詩目為飛戾天 檢束而不敢為惡上者陷水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清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 有物可稱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爲長而安馬其秀者有所恐而入於善頑者有所 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遊外子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 明著於天地而已易當有化機也于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為感 國學扶輪社印

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雅後儒之學本出於釋民故謂其言之确近理而大亂真不知 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心欲舍其所恒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 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及何近而亂真之有哉 舍禮無以為學也詩書博文也就禮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威也孔子 勿動順淵日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支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為教也賢人 不達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馬夫論 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渺皆釋氏 至博文約禮然後日如有所立卓爾即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 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香沙而不可憑定 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 也文章詩書就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即具於詩書就禮之中不能記諸空 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所罕言者也預消大騎其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為仁者惟禮馬爾仁不能舍 之樂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則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 月こましていること 金宣宗速汴論 11.17

手一個在上者有以維繫之耳田軍之神師陳沙之旅鳴皆所以示之有所情而作三 |主日既和而逐是疑我也乃遣明安援祈答會其兵圍中都宣宗閒變使人召太子 軍之氣也暖夫人君之為人心所憑者又直特神師孤鳴之做而已裁國勢炭炭之 一之論平王東遠述為賈之言日我能往冠亦能任王事之言日北寇方種不可不好 一数雖智者不能預燭其幾而况善臣之情亦安知國之将己而先生張皇法儒之心 七月至南京太子去中都益懼明年蒙古攻破之土地日感不二十年金遂以亡論 氣有所持則無恐作其氣則敢關無恐則人心不搖敢關則人心思信今夫與於之 速之失蓋别有說馬夫兩軍之戰其勝員也不在眾而在有所恃不在力而在作其 據此二者為平主罪非傷論也何則我能住冠亦能在則連原可以逃死不遇則坐 好學析者乃之毋乃思甚吾則謂當問南遷之失不失不當問蒙古之來不來蘇干 之者何如而以和為可情豈金不南遷而蒙古遂不再至乎重門洞閣幸盗不來反 一者或謂南連之與道足為蒙古用兵之口實此兒童之見也策敢者不問吾所以侍 宣宗貞祐二年四月及蒙古和五月以中都難宗謀遠南京徒軍鎮諫不從命完顏 西南 文同 表五三 承暉抹热盡忠奉太子留守中都送與六宮啓行至良鄉扈衛犯軍斫各作能蒙古 而待死矣徒知示弱於惡之為可處而不知示弱於民之為尤可處也吾論宣宗南 一丁三 國學扶輪社印

到明文進卷至三五四				抱板者之智也	思收帆定枪以待之乃棄舟抱片极汨没波濤之中冀以连岸有是理乎被富宗者	孤城而望其收拾沒散人心效死固守為河南之屏鄉盖亦難矣	此播造顛越倉皇南走以汗為家與雙敵鄰僅以區區水限輔以债事之盡思国坐	一死使之無恐教之敢關敢兵若來背城侍一蒙古雖强天下之事	死使之無恐教之敢關敢去若來背城借一蒙古雖强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計不出心無所传而其氣不足以守之也宣宗誠能於當時為兵林斯繕城積張示民以必	死使之無恐教之敢關敢兵若來背城侍一蒙古雖强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計不出心無所恃而其氣不足以守之也宣宗誠能於當時為兵林馬結城積惠示民以必中都也非蒙古破之宣宗自破之也中都之不守也非兵力之不能守宣宗己去人	死使之無恐教之敢關敢兵若來背城侍一蒙古雖强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計不出心無所恃而其氣不足以守之也宣宗誠能於當時為兵林馬繕城積惠示民以公中都也非蒙古破之宣宗自破之也中都之不守也非兵力之不能守宣宗已去人用了言非才以	教之敢關敢兵若來情城借一蒙古雖强天下之事具氣不足以守之也宣宗誠能於當時為兵材具終
まりこと					追岸有是理乎。彼国宗者	亦莊兵東舟而遇風也不	限輔以債事之盡忠国坐	之事未可知也計不出	之事未可知也計不出林馬結城積張示民以公	大事未可知也計不出 水馬結城積聚示民以公	大事未可知也計不出於馬結城積縣示民以公乃之不能守宣宗已去人	一之事未可知也計不出 村馬終城程東示民以又